

光緒二十三年二月二十一日

# 時務報

The Chinese Progress

第二十一冊

知悉遊覽二十一冊目錄

論中國官宜於民謀其利

論西報女士

日本國志

論俄國與英法兩國並立

安撫回疆

英文辭彙

西報譯音

對日辭

對日辭

東文辭彙

四國去年辭

八國土宜其

論皇人

美法俄德法

英美情

英法俄德法

英法俄德法

英法俄德法

英法俄德法

時務報第二十一冊目錄

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

順德麥孟華撰

記江西康女士

新會梁啟超撰

日本國志後序

新會梁啟超撰

福州船政局訂請法國造船監督合同

安徽何潤生大令徽屬茶務條陳

英文報譯

桐鄉張坤德譯

西伯利亞商務述要 論中英法三國交涉 論最優待之國 日國誓不讓美

俄日條約 俄日使臣互訂條約 論俄日條約 審斷喀律致死事續二冊

路透電音

桐鄉張坤德譯

東交報譯

日本古城貞吉譯

列國去年情形續十冊 論孫逸仙事 幣制論 英報論中俄大勢 俄國不欲

分割土耳其 俄皇不悅 美法將訂條約 英美訂約 英儒譏政府籌東洋

策 德皇政策 朝鮮國王還宮

譯紐約講學報養生論

青浦朱開第來稿

揚子江籌防芻議

德國雷諾原稿  
江蘇張永輝譯述

論中國宜尊君權抑民權

順德麥孟華撰

今之通人則曰中國之弱君權重也民權輕也善謀國者因泰西之道輕其所重而重其所輕斯國強矣。麥孟華曰不然中國非民權不立之爲患而君權不立之爲患是故橫盡五洲豎盡前古君權之輕者莫今日之中國若君權之重者莫今日之西國若其比較之率悉數之更累僕不能盡也。請畧言其一二。西國民間一戶一口年歲生死皆上之官爲簿稽之其匿報者課之以罪中國則自生自死自養自息國家莫得而過問也。西國產業將遺子孫則必籍其多寡告其所在達於有司納遺囑稅然後傳與其人中國則任意授受國家莫得而稽也。西國生年八歲皆入小學溺愛廢學者罪其父母中國則情竇頑獷不識字者十居七八國家莫得而勸也。西國人官皆經學校非有成就不能自通中國則朝爲市奴夕挂金紫國家莫得而節制也。西國幣制定自朝廷若者爲鎊若者爲羅卜若者爲佛郎舉國如一莫敢殊異中國則十八行省幣貨各異幣式各異民間自安其所習國家莫得而整齊也。西國鈔引惟政府得鑄造而布諸境內中國則各省票號各埠錢莊自爲之而自行之國家莫能而查禁也。西國凡新構房屋必官爲查驗核其工料之良窳以妨塌傷其歷年已久之房屋必隨時查勘令其拆修中國則任意築椽雖有破綻國家莫得而督責也。

西國塗道必寬敞整潔。棄穢於路。厥有常刑。中國則都會康莊。溲溺狼籍。尸殍載道。國家莫得而驅逐也。西國醫生必由醫院學成。領有憑照。方許執業。中國則學書不成。改而業此。庸醫充斥。殺人如麻。國家莫得而刑也。西國郵遞官中掌之。中國則民局徧地。國家莫得而統壹也。西國商務。厥有市官。苦窳之器。不鬻於市。其有新製。領憑專利。禁止他商。無敢仿造。中國則奸商充牣。展轉冒效。百物濫劣。國家莫得而主持也。西國凡鐵路所經。堂廟廬墓。皆必拆避。開采礦產。四山皆徧。無敢阻撓。中國則舊黨鼓譟。箝閱大計。國家莫得而懲也。西國山林。設虞掌之。漁務設司轄之。斧斤以時。數罟不入。中國則麓澤無主。民間任意蹂躪。國家莫得而知也。西國律度量衡。皆由官定。物磅銀鎊。畫一通行。中國則庫平漕平。市平工部尺。市尺戶異其制。人用其私。國家莫得而釐訂也。故夫西國之君。其有權也。如彼。中國之君。其無權也。如此。凡百庶政。罔不類是。千古萬筆。匪可殫論。故極其無權之做。乃至天子之尊。不能爵一士。必俟其自賈科第。自鑽保舉。自累資格。苟不由此。則君不得而庸也。天子之威。不能殺一人。雖敗軍之將。失地之官。婪贓之吏。經年監候。君不得而戮也。事無大小。皆下部議。君不得而獨斷也。政無巨細。皆援成例。君不得而獨創也。今夫中外古今之所謂大權者。豈不以能創制立事而生殺人乎哉。豈不以能箝勒天下之舉動整齊。

天下之耳目乎哉。以西君例中君。以中民例西民。則孰爲重而孰爲輕矣乎。先王之治天下也。以其民爲子。而自爲其父母。以其民爲弟子。而自爲其師。取民之衣服。飲食居處。語默昏媾。喪祭生死疾病。家人婦子。井竈六畜。靡巨靡纖。靡繁靡簡。而一一自掌之。自消息之。於是乎君有權。後世則不然。一以其民爲越人。一以其民爲土芥。今夫父母之權。得以行於其子。師之權。得以行於其弟子。雖有魁桀威力。而其權必不能行於土芥。越人於是乎君無權。人有恆言曰。事權事權。故夫事者。權之母也。事一身之事者。有一身之權。天君泰然。百體從令。心有權也。患心疾者。舉動失度。言笑無常。則官骸有權。而心無權。事一家之事者。有一家之權。父兄教先。子弟率謹。宗子之權也。室老昏耄。倦勤廢事。米鹽偷漏。僕役恣庇。則支庶奴隸有權。而宗子無權。事天下之事者。有天下之權。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君之權也。朝廷不肅。叢脞於上。噎塞於中。橫決於下。則賊官毒吏有權。而君無權。無權非所以爲國也。賊官毒吏有權。非國之福也。民之秀者。起而昌論。使人人各自事其事。人人各自有其權。於是乎命之曰民權。民權惡乎起。起於君之不事民事也。鄉之民賊聞是說也。瞿然曰。是實奪吾權。於是乎竭其力而仇之。而摧之。而獮之。而不自知其權之中落。固已久矣。權非可奪之物。夫非自棄之。而誰得而奪之。然則民權不亦善乎。麥季孟華曰。事者權之母也。

中國之民未能自事其事。即不能自有其權。未能事事而昇以權。則權不在秀民而在莠民。故今日之中國。莫若尊君權。便君權之黨。大索權於國中。十日而不得。君子曰。盍事其事矣。

記江西康女士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女學之廢久矣。海內之女。二萬萬。求其解文義。嫻雕蟲。能為花草風月之言者。則已如鳳毛。如麟角。若稍讀古書。能著述。若近今之梁端氏。王照圓氏。其人者。則普天率土。幾絕也。今夫彼二子之所能者。則烏得為問學矣乎。而其寥絕也若此。記曰。人不學。不知道。羣二萬萬。不知道之人。則烏可以為國矣。梁啟超持此論。以憂天下。鄒凌瀚曰。請言康女士。女士名愛德。江西九江人。幼而喪父母。伶仃無以自養。吳格矩者。美國學士。有官籍者之女。公子也。游歷東方。過九江。見之。愛其慧。憐其窮。挈而西行。時女士纔九齡耳。既至美。入小學。中學。遂通數國言語文字。天文地志。算法聲光。化電繪畫。織作音樂。諸學靡所不窺。靡所不習。最後乃入墨爾斯根省之大學。以發念救眾生疾苦。因緣故。於是專門醫學。以名其家。嘗中歲有課。月有試。試而哀然。為舉首者數數矣。西例。校中學生卒業。將出學。則羣其校之教習。若他校之教習。與其地之有司。若他國旅其地之客官等。而集於校。而授成學者。以執據。其得此者。榮

幸視中國之及第。或復過之。墨爾斯根者。美國之大都會也。大學中之學生以千計。殊域異種。負笈而來者。蓋十餘國焉。某歲月日。將出學。官師集校中。學生領執據而旅進退者以百計。次及女士。則昂然儵然。服中國之服。矩步拾級。冉冉而上。實與湖北之石女士俱。石者。黃梅人。與康同學。相伯仲者也。西人本侮中國甚。謂與土番若。於是二子者進。結束翹然異於衆。所領執據。又爲頭等。彼中所最重也。彼校教習若他校之教習。其地之有司。若他國之有司。睹此異稟。則皆肅然而起。違位而鞠躬焉。以爲禮門內門外。十餘國之學徒以千計。觀者如堵墻。則皆拍手讚歎。六種震動。既畢事。總教習昌言於衆曰。無謂支那人不足言。彼支那人之所能。殆非我所能也。若此女士者。與吾美之女士作比例。愧無地矣。女士之適美也。實母吳格矩。至是既卒。學復從其母歸於中國。蓋行年僅二十有五云。鄒君友吳格矩。因心識女士。女士無他志念。惟以中國之積弱。引爲深恥。自發大心。爲二萬萬人請命。思提挈而轉圜之。梁啟超曰。海內丈夫亦二萬萬。其有志於是者。蓋亦希矣。矧乃女子。梁啟超又曰。吾雖未識康女士。度其才力智慧。必無以懸絕於常人。使其不喪父母。不伶仃無以自養。不遇吳格矩。不適美國。不入墨爾斯根大學。則至今必輩輩然塊塊然戢戢然。與常女無以異。烏知有學。烏知有天下。嗚呼。海內二萬萬之女子。皆此類矣。

日本國志後序

新會梁啟超撰

中國人寡知日本者也。黃子公度撰日本國志，梁啟超讀之，欣懌詠歎黃子，乃今知日本。乃今知日本之所以強，賴黃子也。又懣憤責黃子曰：「乃今知中國，知中國之所以弱，在黃子成書十年久，謙讓不流通，令中國人寡知日本，不鑒不備，不患不悚，以至今日也。」乃誦言曰：「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若布眉目而列白黑，入家人而數米鹽，登廟廡而誦昭穆也，則良史之才矣。使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讀吾書者，乃至知吾世，審吾志，其用吾言也，治焉者榮其國，言焉者輔其文，其不能，則千萬里之外，若千萬歲之後，輕材諷說之徒，咨嗟之，太息之，夫是之謂經世先王之志，斯義也。吾以求諸古史氏，則惟司馬子長有取焉。雖然，道已家事者，非愚駭蒙息之子，莫不靡靡能言之。深周隱曲，若夫遠方殊類，邈絕侷侏之域，則雖大智長老，聞言未解，游夢不及。況欲別閭閻，詰子姓，數米鹽哉！此爲尤難絕無之事矣。司馬子長美矣，然其爲史記也，則家人子之道，其家事而已。日本立國二千年，無正史，私家紀述，穢雜不可理。彼中學子，能究澈本末，言之成物者已鮮。況以此土之人，譚彼岸之書，異域絕俗，殊文別語，正朔服色，器物名號，度量衡，靡有同者，其孰從而通之。且夫日本古之彈丸，而今之雄國也。三十年間，以禍爲福，以弱爲強，一舉而奪



琉球再舉而割臺灣。此土學子。鼾睡未起。睹此異狀。橋口繚舌。莫知其由。故吾政府宿昔靡得而戒焉。以吾所讀日本國志。其於日本之政事。人民土地。及維新變政之由。若入其閨闈而數米鹽。別白黑而誦昭穆也。其言十年以前之言也。其於今日之事。若燭照而數計也。又豈惟今日之事而已。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顧犬補牢。未爲遲矣。孟子不云乎。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斯書乎。豈可僅以史乎。史乎。目之乎。雖然。古之史乎。皆有指義。其志深。其指遠。啟超於黃子之學。自謂有深知。其爲學也。不肯苟焉。附古人以自見。上自道術。中及國政。下逮文辭。冥冥乎入於淵微。敢告讀是書者。論其遇。審其志。知所戒備。因以爲治。無使後世咨嗟而累歎也。

福州船政局訂請法國造船監督合同

### 簡明約章

亞樂塞管駕官卜玳。並福州法國補用領事署副領事官高樂待。奉 大法國國家之命。並駐京 欽差全權大臣。及遠東水師提督之令。與 欽命福州將軍兼管船政事務。奉 大清國國家之命。彼此相議如左。

第一條。中國現開拓船政。欲延聘法國人員。勦理法國國家。允代派監督監工教習等員。弁差遣來華。以爲勦辦整頓開拓福州船政之事。

第二條現論開拓船政之事應如何辦法第一節所有中國兵船來請船政修理者皆可代為修理第二節就現在船臺先製二千五百噸以內之船其料件輪器礮器中國所無及一時不能自造者先向外洋購辦第三節推究製鐵之法若欲再求製鋼之益並可開採福建鐵礦創設鑄鐵鋼廠以供船政之用第四節在船政局欲製各項輪船機器須俟經費既足器具既齊匠徒既精之後第五節欲移設船臺及機器廠於羅星塔島以造大號船艦須俟廠中人役於製造新法既已精熟鑄煉鋼鐵辦有成效之後查驗情形可行想中國應知係為有益之事而為之也第六節重整船政所屬學堂甲藝徒匠首學堂用以培植工人匠首繪徒以供船政之用管機器人員以供戰艦之用乙上等學堂即前學堂用以培植俊秀子弟講求要學以應船政要需並擇其尤者遣送法國各項官學堂肄業丙駕駛學堂用以培植駕駛人員以供海軍之用現時未改仍可照常辦理亦歸正監督管理將來該監督速行將應如何整頓呈具摺畧於船政大臣以備酌核辦理如此項學堂果有整頓應用法文課程教導

第三條監工一位充為來華差遣諸員匠之法正監督一如前日監督意格時章程總管船政藝學工程並所屬各廠及羅星塔修船廠及學堂之事該正監督能於

明歲新正之際到工。應由法國海部大臣可以在水師軍工員內遴選。並由中國駐巴黎出使大臣所許約者。所有訂立畫押之合同內章程辦法。該正監督應許不得毫有異議。

第四條除正監督以外。尚有一員為製造船監工。又一員為製造鐵並礦務監工。又一員為畫圖師。又一員為總辦書記。又一員即邁達為算學教習。至廠首匠弁等員人數以後再定。及其監工匠首等人員皆係由正監督從法國大製造廠及法國水師人員內遴選。

第五條惟獨法國正監督並兩位監工及繪圖師總辦書記此五位應即時延請。以便明年正月到閩承工。至邁達算學教習既已與中國訂立合同。大約至明年七月間滿限。明年正月起亦附在以上差遣法員人數之內。至限滿日宜續訂合同。照佛郎議支薪水。其合同應於明年正月先定。惟一切增加薪水均從舊限滿日算起。

第六條該正監督到福州後應速即或於六個月內陳明船政大臣甲一切圖式估計工料價值單及陳明圖樣按照何樣改變船臺及現時船廠為製造更大新式輪船丈量河之深淺照造船之尺寸在船政局之前乙一張節畧並圖式及估計

工料價值單。為設立在羅星塔島新船臺船廠內。以便建造新式大鐵甲船。及大快船。丙兵船的圖樣。並估計工料價值單。可以在舊船臺製造者。或在以後新船臺製造者。丁至在福建開辦礦務。或在礦務處。或在羅星塔島。或在合式之處。設立鑪鐵廠。該正監督復應詳細陳明節畧圖樣。及估計工料價值單。

第七條。將來按照船政大臣所准行各樣之節畧。該正監督陳明應用各員匠人數之單。可以遵行照辦。所有延請各員弁。及應辦各種機器。均由正監督陳明船政大臣奉准後。即由辦理船政大臣。應即籌備妥款。以應發給各項款目之需。

第八條。但是隨事隨時。用此人員。不可缺五位廠首。為照管五個大廠。訂多督正監督到後六個月為限。

第九條。為訓練匠人製作。船政大臣。應行照第六條第二節。丙所論飭造新式輪船兩隻。定以限期製便。為顯明船政機器之精。並員匠之能。以昭在船政局得有成效。

第十條。俟節畧議成後。該監督或欲借同煉礦監工。重回法國。為延請廠首工匠及購買要緊機器。

未完

安徽何潤生大令徽屬茶務條陳

謹將前在歙縣署任內遵飭查復徽屬茶務詳細情形及完納釐稅章程究明利弊原委  
節畧錄呈 鈞鑒

計開

一徽屬種茶者名曰山戶出茶之盛衰關乎人工之勤惰者半關乎天時之呵護者亦半縱人工培植惟勤設遇冬令天氣太寒樹本受傷來年茶葉即難茂盛摘茶之時若逢陰雨過多茶質亦損山戶零星其茶賣於螺司聚有成數然後賣於行號螺司者山中販戶之俗稱也

一徽屬產茶以婺源為最每年約銷洋莊二萬數千引歙休黟次之績溪又次之該四縣每年共計約銷洋莊四五萬引均係綠茶祁門每年可銷洋莊一萬餘引專做紅茶各該縣中又以婺源北鄉所產者為上品紅茶祇有一色綠茶內分三總名曰珠茶曰雨前曰熙春熙春內分四等曰眉正曰眉熙曰副熙曰熙春雨前內分五等曰珍眉曰鳳眉曰蛾眉曰副蛾曰芽雨珠茶內分五等曰蝦目曰麻珠曰珍珠曰寶珠曰芝珠各名色中以蝦目珍眉為最上之品鳳眉麻珠次之眉熙珍珠蛾眉又次之寶珠副蛾副熙更次之最下乘者芝珠芽雨熙春三等皆為洋莊均內用錫罐外裝彩畫板箱箱分三

名曰二五雙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一觔有奇。曰三七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二觔有奇。曰大方箱連罐計重不過十五觔有奇。三七箱高一尺四寸。潤一尺二寸。二五箱比三七箱小一碼。大方箱比三七箱加一碼。皆有準式。每箱可裝細茶四十餘觔。粗茶三十餘觔。徽茶內銷不及十分之一。二專用篋袋盛儲茶。朴茶梗。茶子。茶末居多也。

一茶以一百二十觔成引。每引完正課銀三錢。公費銀三分。釐捐銀九錢。又公費銀五分。另捐輸銀六錢。共銀一兩八錢八分。現名之爲落地稅。上年因日事需餉。每引暫加捐銀三錢六分。悉由皖南茶局統收分解。至公費八分內。以三分歸各分卡收濟局用。以一分解歸徽府。作彈壓辦公經費。其餘四分。悉歸總局。一切開支公用。欵休夥之茶。均由新安江行運抵浙境之威坪首卡。每引抽收釐捐二錢。光緒二十一年爲始。加抽銀八分。又另抽稅關稅銀一錢。杭引課銀三分四釐。再由威坪運過浙江紹興府屬。始達甯波。途卡驗票。不復重抽。抵甯後。卽在甯波新關。每百觔預完出口全稅銀二兩五錢。設運至杭州過塘。徑由嘉興內河直抵上海。又須每引加納浙江塘工捐銀五錢。以故各商舍過杭之捷徑。而繞行甯紹之遠途。蓋爲此耳。婺源洋莊綠茶。祁門洋莊紅茶。均由鄱陽湖行運抵江西之姑塘關。每百觔完常關稅銀二錢六釐。規費銀七分。抵九江新關。仍須預完出口全稅銀二兩五錢。此洋莊茶。現在完納課釐稅捐之定章也。至內銷

如茶種茶梗茶子茶末等類不完落地總稅惟逢卡抽釐而已過屯溪釐卡每百觔抽釐錢一百文街口釐卡抽釐錢一百文浙之威坪釐卡抽釐錢三百餘文嚴東館釐卡抽釐錢一百五十餘文杭屬釐卡抽釐錢三百餘文嘉屬釐卡抽釐錢一百五十餘文此內銷本地茶抽收釐金之定章也

一光緒十七年分徽屬紅綠茶共銷八萬五千四百餘引十八年分銷八萬六千三百餘引十九年分銷八萬九千四百餘引二十年分銷八萬七千五百餘引二十一年分銷十一萬引此近年來銷洋莊茶之實數也

一前三四年中各茶商稍沾微利如上品之蝦目珍眉等茶每百觔向可售銀八十餘兩近亦售銀五十餘兩而去年僅售銀四十餘兩如下乘之芝珠芽雨熙春等茶每百觔向可售銀十五六兩及十二三兩不等而去年僅售銀八九兩及六七兩而已山價廉而售價高則獲利較豐去年山價不旅行號開設太多炮製未能純美爭先售賣又復不少因而百無一人可沾餘潤甚有坐本全虧者果能同行協力認真揀選販運一切均有定規即可獲利此近來茶商盈絀利鈍獲利不獲利之原委也

一遵查粘鈔內開劉中書陳外郎條陳各利弊及補救之方語語皆真條條可法若必飭商議妥而後行決無創興之日緣商人中深明大義者十不獲一況茶務非鹽務可比

銷無定地。商無定人。有利則趨之。失利則避之。往往各圖私便。各各已資。主議大局者。祇知大公。而與議者每執己見。非官爲主持。力全大體。不爲功也。

一 徽屬素產綠茶。綠茶名色不一。機器能否製造。茫無把握。招商購置。力多不及。承辦無人。傳聞漢口。現有置備機器製造茶甄者。大都宜於紅茶。若能派令茶師。密赴印度。得其製法。果於綠茶相宜。再行試辦。至機器係專爲商號炒焙壓製之用。於山戶採揀人工。兩不相關。自無彼此不安之理也。

一 設立茶政局。事權歸一。明定章程。用得其人。衆商自願。商務振興。可拭目以待。第恐局自爲局。而商自爲商。則無益矣。若能舉熟諳商情。實心任事。掃卻官場習氣。洞知利弊者。爲之局員。庶乎其可。或上海立一分局。必須招致現在開設茶棧。四人爲司事。優給辛資。予以勸懲。始妥。查徽茶運抵春申。素投由茶棧轉售於西商。此棧並不存儲茶箱。專爲代客賣買。緣該棧東夥人等。素識西商。兼曉茶務。又能贖付水脚。借濟資本。故售得百元。抽洋二分。以充棧費。又上海另有茶業公所。不問茶事。每百觔專收洋一分。充爲所用。今既立局。則該公所可裁。各商運茶到滬。責令赴局掛號。由局酌派司事代售。如須贖付水脚。借濟資本。由局籌應。將來即在商售茶價內。計利扣還。至素出之棧費。二分所費一分。仍舊照收。以二分充局用。以一分獎犒各司事。設局用不敷。可於茶局



四分費內，勻均撥用。局員辦公薪水，宜從豐厚。功過宜嚴。司事不可濫用私人。胥役只供驅叱，不準稍加事權也。

一頒行茶引，折衷定數，不準溢額。以運到之先後，按批挨銷各節，命意在保護茶務。恐各商漫無限制，任意爭設，跌價搶先，有虧血本。事固可行。第其中不無窒礙。如鹽之能定額，請引者，因煎有定竈，產有定例，商有定名，銷有定岸，計口授食，不難按滋生之冊約畧，概其大數。況又權自我操，而茶則非是山戶之種植，不一其人，年歲之豐歉，決難預計。倘茶豐而引少，茶將無可銷之路。或引多而茶歉，引又爲廢棄之端。斯殆小焉者也。緣產茶之區，非僅中國，而銷茶之處，又屬外洋。旣不能逆料出產之多寡，又不能計彼行銷之暢滯。此所以難於頒引定額。論者謂一經改引，卽須按年認課。又須預完捐釐。商力不支，決不能行等議，以爲無須請引之詞。要皆皮毛，其說耳。至按批挨銷，原爲跌價爭售而設。遵以行之，誰云非善。第其中亦多未便。因綠茶名目不一，人之嗜好不同。西商有喜購此種花色者，有喜購彼種花色者。有先到之花色，尙未利行銷者。有後到之花色，已可暢銷者。旣不能強令照購，卽斷難責令挨銷也。就其不可遵行之中，而擬一可以保全之策，莫若仿泰西準商專利章程爲便。查徽屬茶商，率多散漫無稽。世守其業者，固有之。而逐年更易其人者，亦復不少。如商本重大，開號已久，尙知顧全大局。

認真揀製。冀保本號聲名。西商以信爲主。往往見素有聲名牌號之茶箱運到。逆知其貨不甚駁雜。卽願高價受買。彼素無聲名者。則不能。故同一花色。而價判低昂。足見各商急宜自修自保。惟商情不一。人心莫測。每有微本新商。一見本棧牌號。不利行銷。每詭其所謀。暗盜他人牌號。標判茶箱。妄存冀倖。減跌爭售。不一而足。敗壞市面。莫此爲甚。亟應飭局查明各產茶之地。額定商棧之數。由官給發印照。定其牌號。始准開設。自此次招定以後。只准報歇。不准私添。該商等所立牌號。准其專利若干年。如在專利年限內。有他人盜其牌號者。准稟官比例治罪。似此則各商等知無他人可與爭衡。亦無他人可以添設。必能各自振作。各保聲名。各加講究。各圖利益。庶可挽回於萬一。旣額定商棧。必須舉一總商。或隨局辦公。或住公所。經管規條。兼以聯絡官商聲氣。稽查各商製茶優劣。則官與商無隔閡之情。商與商有爭。自琢礪之意。欲杜盜牌號之弊。又應仿照鎮江抽收桐油捐。按桶粘貼印花一法。若茶已成箱。由各商報由總商向局請發印花。填定本商牌號。不准預請空白。不經局書之手。不准局使需索硃費。違卽稟究。將所請印花粘貼各本號茶箱箱面。運抵上海。由局對驗印花捐照。是否相符。設有冒名。一望便知。立予懲治。自無盜人牌號之慮。可期各自認真交易。未始非補救之一得也。

一 添設小輪。拖帶茶船。以免風雨阻滯。誠爲茶商趕幫行運之要策。查徽府所屬六縣。惟

婺祿兩邑地接江西所銷洋莊茶船必取道於鄱陽今既由該省紳士稟請援照內河成案分設小輪行駛該茶船自可一律拖帶毋庸更議行見該二縣茶商爰占利涉永無望塵不及之虞其餘四縣昆連浙省洋莊茶船必須取道於徽之新安浙之嚴陵富春等江再達錢江新安至嚴陵計程四百餘里內不下百餘灘小輪萬難創設惟所幸灘雖多尚無更舟起駁之勞出嚴陵而抵錢江計程二百餘里乘風卽速無風猶可施絳亦無十分阻滯之憂惟行走紹興內河則必須抵義橋搬運過塘及到曹娥仍須過壩不數里又過百官壩數易其船出百官抵餘姚縣屬復有河清橫山馬車陡門等壩堰不一而足由是始至甯波及到甯上棧下棧裝載海輪甫抵滬濱下輪存棧種種煩難因爾茶箱每多破損不獨修整需工抑且易啟西商挑剔之隙似此徽茶成本較重於他處而獲利實不易易苟准徽茶由杭嘉內河載運抵申則前項苦境胥於是免仍照甯紹各卡章程驗票放行洵爲體卹徽商之根本其不敢徑由杭嘉行運者實爲過杭必須加納塘工捐銀以故各商舍所易而就所難商之較及錙銖出於不得已耳伏思塘工捐款固爲正用第現在海塘大工早經告竣所有歲修月修等費亦復無多該省前已議有的款可以挹注況此項塘捐雖有征茶之虛名久無抽收之實濟咨請停止應無不可之理何則方今朝廷亟以振興商務垂念商艱爲第一要義凡食毛踐

土者又當仰體宵旰焦勞之至意爲業茶黎庶一洗積習而空之庶幾保此利源孰云非是論者謂一准徽商徑由杭嘉內河用小輪拖帶到申則甯之新關卽少出口洋稅議由改歸院局代收撥解甯關等語恐未盡妥查出口洋稅雖歸關督經理實則稅務司主持之非通商口岸不能派設稅司且出口洋稅單非由稅司簽字不能照驗放行因難代收其稅至洋關稅單西語曰拍司論者又謂恐徽茶准由杭嘉行運難免奸商夾帶內銷之茶混雜其間然內銷之茶與外銷之茶判若天壤外銷洋莊箱罐裝潢成本極重色味又屬兩途內銷裝儲盡屬篋袋炮製異宜況洋莊在徽起運卽須完納落地總稅內銷各茶逢卡抽釐若舍釐之輕而就稅之重愚者弗爲兼之茶船過卡例須查驗驗明果係洋莊與落地茶引相符始准放行設有夾帶仍可令其照章完釐雖有夾帶亦奚裨也總之洋莊茶非完出口全稅執有拍司稅司不准裝載出口法至嚴矣今准徽茶改行杭嘉內河徑達申江該茶商到申必須在江海新關完納出口洋稅得有拍司方能售賣何庸慮及洋稅之偷漏也各關出口稅則向無輕重亦無趨避況洋稅係儘征儘解之款又非若本關常稅各關督有包征賠累之責可比且茶之出口洋稅不完於甯海關卽須完於江海關毫無區別也

一徽屬產茶各縣向無山捐箱捐名目現在亦無善堂書院各項外銷捐款惟婺源縣書

院每年膏火銀四百兩。屯溪嬰堂每月經費銀六十兩。係由茶局於所收落地總稅內提撥。分給院堂充作公用。歷經遵辦在案。遵查部議。飭將茶捐外銷款目。立予全裁。俟此次查照條陳。切實核議。分別舉行。試辦一二年。如果難有把握。即將各該省所收茶釐數目。奏請核減。以成興復茶務之盛舉等因。在大部統籌兼顧。洞知華茶非減輕成本。不利行銷。因爾先准全裁外銷捐款。以試其端。若果行無把握。仍准奏減捐釐。原不欲過事累商。致廢茶務。仰見苦心孤詣。足令中外商民歡聲雷動。一齊俯首。但徵茶現無外銷捐款。莫可議減。與其俟試辦一二年。難有把握。再行核減。勢必衰敗更甚。所謂臨渴掘井。何如未雨綢繆。第今當公款支絀之時。又烏可妄議求減。應否先將上年每引暫加之捐銀三錢六分一款。及浙省威坪卡每引續增之捐銀八分一款。或予量減。或予全裁。使各商暫甦喘息。責令精研採製。暢其銷路。奪回利源。將來不再核減。亦屬曲突徙薪之請。能舒一分商力。即暢一分銷路。疏銷之法。不外減輕成本。裕課之方。不外體念商艱也。抑更有請者。如茶朴一項。本屬內銷之物。前經茶局仿照洋莊茶式。提捐落地總稅一二年。每年計引無多。論者謂恐奸商偷運。充作洋莊。意固周矣。第洋莊與內銷。裝潢迥別。斷難混淆。查茶朴係茶中渣滓。所值無多。能於揀淨茶。即純品。各商因揀出茶朴。仍須提完一二成總稅。貪利小商。往往怠於提揀。茶品未能純美。茶價即難增色。

亟應減免茶朴提引之稅。俾可責令認真挑選之工。未始非精益求精整頓之一策也。  
 一查各商將茶裝箱後。赴局報捐。局中必提出一箱。令其拆口去茶。稱驗箱罐輕重。如一  
 箱有若干觔。則眾箱準此爲法。名曰去皮。凡行過關卡。均如斯辦法。在當局以爲簡便。  
 實則各商已苦煩苛。須知洋莊茶箱本有定式。無所高下。此後各箱須遵定式。頒行各  
 關卡。箱凡三等。曰二五雙箱。去皮若干觔。曰三七箱。去皮若干觔。曰大方箱。去皮若干  
 觔。永爲去皮定章。卽有提箱過稱之煩。較更簡便。至應完出口洋稅之關。仍循舊提箱  
 去皮。事既無礙於大局。而隱便商民。實非淺鮮。如江西姑塘常關。連皮收稅。及沿途各  
 局卡司巡需索等弊。叠經該商等控奉督憲批飭查禁。有案。無如日久難免玩生。且更  
 換一員。則後來各司巡。茫然不知前禁。率多故態復萌。莫若將禁令勒石各關卡處。所  
 則人人得觸目警心。從此百弊悉除。是亦曲體下情之一道也。果能悉遵部議之可行  
 者。實力而行之。局員又用當其職。何患有病於茶者。病不去。有利於茶者。利不興。以上  
 各層。或得之於諮訪。或察之於商情。或參之於愚見。未知當否。伏乞採擇。核議施行。  
 此文指陳茶務極爲切實。惟官辦一層與商見未合。蓋人各有職。若以官督商是越職  
 也。且官悉商務者。鮮勢必至。不顧商本不恤商情。一以官法行之於國。無益於商。有損  
 大不可也。本館甚佩何君此文。而微惜其未盡善。因登諸報。而附說於此。

西伯利亞商務述要

譯倫敦東方報西正月廿九日

各國以俄所造至海參崴之鐵路將次告成。關係甚大。多注意焉。西伯利亞所產之食物。德國擬購取之。據美國派駐希美尼紫德地名之領事。名木納甘。言德國各要報中。嘗提警其國人。殆冀其有所覺悟。而力圖便宜也。謂如待他人捷足先登。已得善地。然後圖之。則愚緩之甚矣。並引德求得地以為藩屬。因過遲緩。致失其利之事。比喻而類證之。所以引此者。蓋欲表拘守舊政遲疑不決之病處耳。其意謂宜速派幹練之領事。駐海參崴。俾保護德人之利益。因海參崴即在此大鐵路盡頭之處。亦即地球中日後必變為通商大口岸之處。若派領事。必選有精察考較之才識。而能竭其全力。專為國家辦有益之事者。切不可就該處商人中。舉充領事。因彼商人之工夫。大半消耗於一己之事也。須得一人能徧歷各處。詳細審察。如察有應報之事。隨時呈報於政府。當以閱歷練達為上選。非如此。必萬難勝任。故所派之人。必擇領事中之最有才識者。因所辦之事。正需隨時用其才識也。但我之商人。不能全恃國家為之出力。以開其源。在商人亦當各盡其力。況開創之初。宜乎格外克己。所有海參崴及昂布爾德意志列邦之一會城同。名在威悉河濱。北通北海。或伯石門德意志列邦之一會城同。名在威悉河濱。北通北海。或斯

德丁隸波美拉尼亞省卽爲會城一帶應派輪船往來於其間。美國之人現卽如此辦法。該處所用各物類多購諸美人。英國貿易場中之經手人已趨赴西伯利亞各城。比法各商亦有先往者。德商欲往此其時矣。若思在此等地方立穩脚步其爲領事者應得指導商人而商人亦應催其國家益其新力。果爾則如美及英之商務庶幾可與爭勝矣。查西伯利亞之戶口現更驟增。地大物博凡可以供人食用各物及金石之類所產甚饒不能悉數。然尚有需用之物亦須外購。此種情節尤所應曉者也。該處土產將來其價必極廉使他處無可再減。莫與爭利。我果前往卽可乘其新盛之市面以銷我隨時推廣之工藝。所出各物並可將彼處所有便宜食物及金石等類購運而回。凡出全力以求新開市面者必因有可圖之處。當今可圖者非此也。耶雖數刻光陰猶不可蹉跎而失之也。國家應派領事前往。愈早愈妙。譬有一酒筵來者孰先卽孰先得食。查此鐵路由西造至極東其關係之大實有可以預料及之者。以上皆備述德報之言也。木納甘又云德報尚登有與此相似之議論。意欲力推德國得陟於天下大市面之中。現此鐵路將成正猶德人所云宜在該處詳查精究之時至矣。美國已開其端甚爲得乎。倘吾人無此開端則真辦理不善矣。且俄有若干事頗類於美。若西伯利亞之平原以及烏拉嶺之山與美之平原之山皆相似。其



平原有大江之水。藉資灌溉。又有各處極寬廣之地。所植紅木松木榆木之屬。亦皆繁茂成林。美於辦理田港林木各事之所需。即俄目前或不遠之所需。如果美人運俄貨物甚精良。或與別國同。或較過之。其值或與他人同。或更廉之。則生意大半必為美獨擅其利。然則提撕警覺之言。凡在商人及製造之儔。均宜熟思而審處之矣。

論中英法三國交涉

譯倫敦東方報

西正月廿九日

正月二十五日。駐路透局北京訪事人發來一電。今照錄後。中英所議緬甸邊界條約內。載有准開西江通商。及因中國違背現行之條約。議訂索償各條。尙未簽字。查該邊界條約。中國總署情願簽字。乃駐京法國公使從中阻撓。並以既開西江通商。或有礙法國利益。請中國准其在廣東廣西等省。建築鐵路。藉抵所失。此請中國尙未允准等語。電音所述果確。則法使之作為如此。我雖怒形於色。當亦為人所見諒。法使辦法與理交涉。殊不合宜。法人如願借端圖利。彼之行為。殆亦有益於其國人歟。而我之忍耐。已至無可再忍耐之地步矣。我之索求。緣中國之背約。而中國之背約。實由法國公使強逼之使然也。中國受逼於人。致違約章。議論多時。兩國始得訂定各款。乃較弱一國。指中國言又為造事之人。指法國言阻止照所訂條款施行。此事自法國觀之。固覺詡然自得。而路透訪事人所報果確實。非英政府所能忍耐者也。英與中

國已議訂條款。決不容他國從中干預。法國此舉。有或謂中國所深願者。果爾。則中國豈不真警已哉。噫。歐洲各國。凡與中國有交涉者。聞西江弛禁之事。必以此為當。今之急。應為各國所竊幸。其如格勞伯爵。及拉希雷乃。及寶夢得。莫爾蘭。及班脫諾。脫諸君。四人皆法國執政大臣。在位執政之時。與今迥然不同。何。雖然。時勢或未嘗變遷。而當道之人。已經屢易。然則非因人異。而辦法亦不同乎。

論最優待之國

譯英國公論報西正月廿九日

今天下之大國。能以聲教著者。如英如法如德如意如奧如俄如荷皆是也。日本則待陟其境。而猶未至。餘若日指西土中華諸國。尚不足以躋此列也。其可以增入此列者。惟美國耳。吾祇畧一思忖。即可見美國人與他國之人。有何奇異關係之處矣。今以美國人民及其政府而論。譬猶受教導而縱容之童稚。所謂縱容者。非有憾於美人。而故為此說也。即以此說比喻童稚亦甚佳。蓋因姑息容縱。使之敢於出門。及在酬應場中。亦覺舉止自然。意氣自豪。而歐洲之男女孩。教督過嚴。不事姑容。致多生疑。轉不能若是。此喻豈不確乎。夫美國人心中。自覺泰然無可疑。良由各國待之寬恕。容彼如此。而各國彼此相待。又不能若是寬容矣。設於酬應之場。縱談之際。美國男婦可以隨便向各國之人。問及私事。雖其事為各國之人所最憎厭者。彼亦

不甚避忌。或犯我最重之條約。違我通行之禮節。亦若勿顧。然人亦未嘗嗔怪之。英人於行路時。偶不多言。法國德國人。必謂之疏於禮貌。而於美人之相較。尤甚者。轉若涵容而無後言。其意中非特不以爲非。且疑爲於禮。或當而彼猶恬然漠然。若不相關。然則各國之待美人。豈非最優歟。卽美政府。亦得同享寬恕之益。試卽英政府相待美國之情形。可以思得其故矣。或謂美之支派。實出於英。英推一本之誼。故遇之較厚。殊不知他國之待美國。亦有不同。恆泛之意。推求其故。美嘗自謂於各國交涉之事。每居局外。各國亦因是不與之較。然尚有一層。英與歐洲各國。於美政府所爲之事。每多忍耐。使或移諸歐洲各國。卽不復能耐。而將齟齬。試舉奧國。因基雷之事。證之。一千八百八十五年。克黎佛倫總統。簡派基雷爲駐意京羅馬欽差。意王聞而沮之。使勿來。蓋因基雷曾毀謗意之前王也。美之總理大臣。名裴牙特者。乃調基駐奧京。而奧之外務大臣。開而腦克。亦不之允。緣基之婦。係猶太人。而奧每輕視猶太之人。開而腦克。因請將基君。另調他處。裴乃大加訓責於奧政府。一若嚴師之訓弟子。其詞曰。基某旣爲美國人。則宜無往不合。因美於教會向來寬待。無論何教之人。一視同仁。今克總統旣以猶太人爲優。則在他國視之。當更增五十倍云云。若使英之沙侯作此言。或將激生何事。正未可料。乃奧國甘受美之數責。毫無愠詞。及後不

過歷久未有美欽使駐於奧京耳。尚有一事，亦可見美政府凡有所爲，若使英國爲之，卽將遭全洲之責備矣。英有湛米孫之變，美亦先有與此相似之亂，而人獨無所言。一千八百九十三年，施底文在檀香山之舉動，比諸一千八百九十五年湛米孫在出蘭斯佛爾之舉動，其事相類，而人之有言有不言，則異。按施底文者，係美派駐檀香山之欽使也。及其發難，將美國駐防該處之水師調之登岸，廢粟雷屋客拉尼君主，佔據城池，並改檀香山爲自主之國。若使湛米孫不爲人所截遏，攻至刻魯鐸，勾斯道伯長驅而入，直抵局海，乃斯勃得逞其志，不將與施地異而事同乎？或問美國於此事如何處置，曰：克總統力思復舊君主之位，而格於議院之不從。至今該島仍是獨耳總統及其黨羽，據檀香山爲自主之國。近聞伊等辦理乖弛，夫檀香山係美之友國也。今被美之欽使廢逐其君，而他國竟無一言詰責，或阻其所爲，況各國於檀香山之興旺，皆有關繫。因思若果英領事在檀香山亦效施之所爲，英議院值此爲難之事，試問各國將有何說。

日即西國誓不讓美

譯溫故報西正月十五日

美國易總統，國人紛紛求進，諸事畢矣。現在美國所最專心致志者，古巴之事，應如何辦理耳。美之古巴，猶歐之阿米尼亞也。美國因古巴遭劫情形，至今未已，受責於

人自覺難堪而辦理此事。又殊形棘手。緣日國情願與美從事於疆場而不願以古巴拱手讓美。雖然美果得古巴亦無善法以處之耳。若謂任古巴自行管理言之甚易。獨不知若是辦法。古巴亦頗有如海替一島愈趨愈下之患乎。義軍之主麥西屋雖已戰歿而義軍仍無退後之勢。此事定局爲時尙遠。十二月十九日紐約新報所載該報訪事人名調里爾門者。先一日在日之京城與日之總理大臣開諾乏斯相見。情形甚爲緊要。所談各詞足見日國執政之主早已有所備。故能應答如流也。開君允許義軍平復之後當准古巴照自行管理章程。從實辦法。其詞曰。日國無論如何決不准古巴自行理政。如加拿大至國主所冀望各種利益及該島政府之權。仍須操自日國。雖有示我以勢。逼我以威者。我政府決不稍退寸步。所有古巴叛亂圖利。或與他國私謀圖逞。日國因此轉有不能允准之處。非俟古巴肅清之後。或至能准之時。日國分毫不退讓也。開君又連述數節。且明既決。其詞曰。克黎佛倫請由美國政府從中議和。以准古巴自行理政爲主云云。日國照復所請。當目前情形。亦惟有如此措詞耳。茲余再申前說。日國但俟該島軍務救平。及日國能自主酌奪之時。卽准古巴照自行管束大度辦法。否則外人必妄言日國所准。係迫於不得已矣。日國立意已定。無論來勢如何。決不動搖。古巴及小呂宋軍務。不論延至若何久遠。日

國兵力儘足力戰以待肅清國中自君王政府以至庶民皆同心協力惟此一念其念維何曰非克復亂黨戰事必不已也近日所籌息借國民所輸已倍定數軍中咸能用命勇往無前時勢縱危急日亦必死守雖不欲與他國啟衅亦不患與他國有事至與各國兵力比較如何尤非日國所躊躇者也讀開君之詞實未稍寓和意克總統所請自行管理章程施諸古巴正日國所終不能允者然則古巴將來大局非此卽彼或全由日國分割或全歸日國主持也

俄日條約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三月十一日

日本欽差大臣山縣侯爵與俄國外務大臣洛裴璫甫親王各於朝鮮之事抒陳意見決意訂定條約列款如左

一日本俄國兩國政府爲挽回朝鮮度支窘狀起見當勸朝鮮減除不論何項浮費並當設法使出入兩款相均如因改革急不可緩之吏治之後查朝鮮不得不籌借洋款日本俄國兩國政府當會商施助

二照朝鮮度支從省之法如數開銷日本俄國兩國政府應聽朝鮮藉其本國人力不求外國協助創設陸軍巡吏該陸軍巡吏尤必須兩國以爲足以在其本國彈壓並應聽其自養

三爲利便與朝鮮遞信起見其所有之電線現在實爲日本之產當歸日本政府管理漢城及俄國邊界之間俄國應有設立電線之權以上各電線一俟朝鮮力能購用自應任其照購

四以上各款如應定一較詳較切之解說始爲便宜或日後遇有他事應會議之處兩國應派員和衷商議

前約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六月二十八日在莫斯科訂定經山縣侯爵署名

俄日使臣互訂條約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三月十一日

日本俄國派駐朝鮮京城使臣彼此遵奉政府之命會同商議訂定條約如左

一朝鮮國王回宮之事雖應聽國王自便但若兩國使臣以爲國王雖回宮可保安穩無須懷慮自應奉勸遷赴王宮屆時日本使臣管保從嚴辦法約束日本壯士

二朝鮮內閣在位各大臣均經國王自行選派各該大臣中大半於近二年內曾膺內閣及他重任並皆識見寬和兩國使臣應常存之意在奉勸國王派識見寬和之人爲其執政大臣並勸以寬容待其民人

三以下各節俄國使臣之意見與日本使臣相同 查朝鮮現在情形凡保護釜山漢城之間所有電線非有日本護勇駐防各處不可惟現在所設之電線護勇二

營應從安靜撤退。另僱巡兵代之。該應駐巡兵。其人數列後。大邱駐五十名。

江紅依西文原音譯駐五十名。又在漢城及釜山之間。所有駐防十處。每處駐

十名。其分駐之法。應可更改。惟所有巡兵總數。其不得過二百名。且此等巡兵。

日後遇有地方安謐復舊者。應即由該地方撤回。

四日本租界之在漢城及通商各口岸者。為防被朝鮮人攻擊不測之事。及為保護

各租界起見。准在漢城駐紮日本兵二營。又在仁川元山之間。駐紮一營。每營人

數不得過二百名。每一租界。准在其鄰近駐兵。該兵俟被攻之患消除後。應即撤

退。俄國政府為保護俄國使署及領事署。亦得在以上各處駐兵。其駐兵人數不

得過日兵之數。以上各兵。一俟朝鮮內地全行平靜之後。應即撤退。

前約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五月十四日在漢城訂定。經小村署名。

論俄日條約

譯上海字林西報西三月十一日

日本自欽差三浦在朝鮮串謀。致王后被殺。其在朝鮮所有之權勢。殆已失盡。而朝

鮮及其國王情形。奚啻由日本付諸俄國。此事本報已論不一論矣。彼時他國無有

願蹈日之覆轍者。而以英總領事為尤謹慎。或因奉政府之命。或為一己之主意。故

姑終不稍干預。以致惠碑俄欽差所為之事。無人阻止。雖然。惠碑辦法。實無驚人之舉。



使人得而阻止之。日人解縛國王之帶。惠碑重縛之以俄國之帶。不驚不惶。若無其事。一如非其預算也者。而迫之不得不縛之耳。日人心雖忿懣。其如他國不爲之助。以責俄之非何。顧其面乃裝作朝鮮之事。由日與俄會同辦理。希冀不失國體。上年山縣侯奉使俄國。詣賀俄皇加冕之禮。延命與俄立約。議訂朝鮮之事。去後俄國辦理交涉。素稱能手。允照訂條約。蓋亦以敵已奔。不如立橋使逃之爲得計也。所訂之約。與駐韓之俄國使臣惠碑。及日本使臣小村。前在漢城互訂章程。於上月二十六日。經日本外務大臣大隈。送交下議院。該約及章程中所載各款。均經本報照日本美爾四字報所登錄於前矣。查俄之訂該約也。明知日本秣馬厲兵。欲與之一決雌雄。因如所請。以息日本之怒。實則無非欺騙。良可笑也。該約中與日本最緊要者。蓋係所訂之應聽朝鮮自行創練陸軍。巡吏不求助於外國。一款。緣朝鮮所延俄國兵官。現仍用之。已歷多時。重整陸師。教練兵丁。或以練兵之事。問大隈。答曰。俄兵官教練韓兵。此次不便議論。若論之。非計也。此等議論。無論爲日本現在辦理交涉地步。或爲本大臣辦理政治。或爲前外務大臣。及山縣侯爵起見。均有不便之處。云云。或問以大隈昔言朝鮮自主之事。應惟日本獨爲支持一節。其意仍舊乎。大隈答曰。保守朝鮮自主之事。俄國與日本。果能彼此體會意思。雖與俄會辦。或卽與他國會同。

辦理亦何必不從其應各斟酌如此所可異者約中雖訂有第一款而壯士人等遷居朝鮮者日本前定限制現已弛禁嗚呼朝鮮從未自主今亦奚足謂之自主而日本自上次軍務後在朝鮮所得之主國之權已被俄國不折一矢不傷一兵由朝鮮擠出亦猶其昔日在遼東所有之權被俄由奉天擠出也日本若欲得復前勢又非二三年不可而俄國苟能暫免爭端於歐洲則此二三年內必愈增其東方之權勢也

審斷喀律致死事 續第二十册

譯上海字林日報 西十一月廿一

我料汝輩必問喀律與哀書何因至喀妻手中但觀笛肯生與喀妻書便可明白此信係覆喀妻所問喀律與哀書情事言此信可以索回因此我欲汝輩細想喀律所致哀耨溜克書乃係喀妻往書館所索回非自信緘中來我更望汝輩總斷一語哀耨溜克並不在橫濱橫濱亦並無哀耨溜克其人無論往時曾遇見喀妻否此次言及橫濱各事定係喀妻所造至論喀妻有罪無罪閱渠所寫兩信便可證出律師即朗誦三信皆喀妻致就可白者就可白於二十四日辭館喀律死後二日次日接喀妻第一書云邁雷寶貝汝未定辦法之前我與我弟泡處之意汝應到我處一轉我非多欲勉強留汝但有數語我應與汝語所以我必請汝今晚不論何時須來我處亦不至

曠汝功夫等因。十一月十一日。就可白接第二書云。邁雷寶貝。請念哀特鈞溜之情。並念家中老輩。一見送信人。其人卽泡處是。汝若不允。或看小孩子面上。一見泡處。我父不久亦當到此。汝若不願見泡處。見我父亦可。等因。此次就可白的確曾見泡處。但彼所言之事。恐未必肯供。十月十三日。接第三書云。邁雷寶貝。我今晨訪汝。密司不律登。斯人蓋與就言。汝不願見我肯見與否。自須由汝斟酌。今日到堂問官訊汝語。並汝對問官語。我已料及。我須告汝。此事終究如何。全看汝供詞如何。諒汝亦必知此。所以我求汝。卽不看別人情面。亦須看小孩子面上。將此意存在心中。律師讀信畢。復向陪審官申說斷語云云。律師說畢傳訊見證所供與十七十八册本月十日。捕吏高夕斯。持牌票往橫濱山上。密司不律登所住之第二號宅中。提就可白。密司不律登者。美國人也。故請美領事派人協提。捕吏到時。就可白適餒一小兒。告以來歷。卽趨入房中。捕吏隨入搜索物件。搜畢。卽捧就可白至英國獄中。次日老胡特於英國按察司夕母斯楚羅伯處。控告就可白於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謀害喀律。就可白到堂候審。楚問老胡特。是否親自申辯。老對是。此次控告。爲同係僑寓日本。應秉公控告。非爲本業起見。有名雪特馬者。到堂爲就可白申辯。力芝飛爾特曰。此案雖非國家告彼。但我爲國家到此聽審。老胡特申說就可白於一

千八百九十五年。在喀律家當女師。於次年十月二十二日辭館。喀律病一禮拜。卽於是年十月二十二日死。渠死情形。有疑是砒霜毒死者。死後由相驗官訊問致死緣由。後又由有司質訊。此兩次就可白所供。令人疑喀妻謀害。因此喀妻遂被提審。初次相驗。在十月二十四日。於此日前。喀妻有兩書致其夫。一在初十。今將此信讀與汝輩知之。因將以此爲證也。問官曰。此信何日所寫。老胡特對。信中明寫禮拜六。但我可證禮拜六卽是初十。此信云滑爾脫寶貝有一古怪女人。適纔到此。云欲看汝。我對伊說。汝不在家。渠言四點半鐘再至。務欲見汝。問其姓名。不肯明說。又不肯言必欲見汝之故。彼係十分鐘前來。因聞汝他出。殊形悵惘。我答云。彼時我夫可以回家。伊言或今日或明日清晨。務欲見汝。汝自揣彼時能回家見此黑衣女子否。如汝不回。我何以應之。送去渠名片一紙。片上名字係短寫。故不能確知。等因。十月十三日有良耨溜克書與喀律。此信於喀律碎紙中檢得。信中言我定須見汝。汝接我名片兩紙。後何竟杳無消息。豈汝妻未以告汝歟。自是我不能再見汝妻矣。因我見汝妻。必念及曩日事。令我懊憤欲發狂。我住址不能對汝明言。何處可棲。卽棲何處。汝若念及舊情。或能助我。二十四日相驗。喀妻供時。雖有律師在傍聽審。並未有律師引導。且渠尙未聞就可白所供謀害其夫情形。後既有就可白供詞。知必重訊喀妻。二十九日有

一無名信札於喀妻住宅石砌上檢得其言曰敢吐一句真情汝離日本時命已絕矣此信無人具名惟筆迹與署哀耨溜克名之信一式十月一日有人作信三件玩信中語似懊悔前此害人此種信章皆署愛愛爾等字愛愛爾即哀耨溜克名字短寫一與喀妻一與我老胡特自謂一與相驗官蒿兒致喀妻書言我已令汝受累不少但我已爲汝竭力設法致書蒿兒及老胡特橫橫當可釋疑團矣其與我書云老胡特我從未識汝惟閱禮拜六新聞紙知汝係喀妻所請律師喀律是我意中所最著重會當與彼同歸已死之男不能說話已死之女亦不能說話恐此案永無明白時汝知我苦守八年是何情形欲待喀律厭薄其妻乃往與之相見而我一來日本日本甚驚異我並非自言是良善女人特有一不忍者曷爲使一無辜女人落此陷阱 未完

### 路透電音

沙侯照會各國內閣內開英國政府辦法以革雷得應自行管理但仍應屬土國如土希將來不願撤兵各國當以兵力從事又謂此說與各國意見相合並謂土人雖不必立即由革雷得撤退然除稍留兵以示土國主革之意其餘終須撤回云云西七月廿日○俄奧德催備決斷公文照會希國若希兵不即由革撤回當即脅之以勢並封禁其海口他國雖欲各國會商辦法立即照辦猶擬從寬處之使希國退讓非因

迫於勢也。西三月○聞各國會同備就照會希國之公文准其四天由革撤兵此文

定明日照發日下革雷得戰勢復起○英外部次官口訟在議院倡言英總領事具

報俄官仍在朝鮮練兵惟此與俄國允遵之事指俄日新訂之約言不合。西三月○各國照會

希國公文內申請希國擇善不拒各國主意否則各國必至勢逼希國撤兵決不猶

豫云云人皆以為希必不允從。西三月○希國報館咸力請政府拒各國公文○愛

孫恩司希希臘教堂主教電致干透勃雷英地主教求其念基督之恩為革雷得人

代行申說。西三月○聞希國將於明日備公文照復各國不從撤水陸兵之請緣此

舉必起劫奪虐殺之端。西三月○麥荆來總統開議院時倡言之事主請各國共主

金銀及立互相保護之稅則與一千八百九十年所定之則相同所有與英議訂之

公正條約麥總統亦極以為是麥總統又謂擬於三月十五日另行會議專商稅則

西三月○各水師提督已擬就勢逼希國辦法有封禁披立葛司及革雷得沿海各處

各節又凡希兵船有不遵各國會台水師之命者概行扣拿。西三月○希國照復各

國公文內請各國勿逼革雷得自行管理之事緣此舉不足以止弑殺爭教之亂而

請各國以革復予希國云云並謂希國不能撤兵亦不能坐視革人遭土人之虐所

有革雷得政治改法並求各國准革自定。西三月

列國去年情形 續第十九册

譯日本新報 西二月初一日

夫西半球之地。西班牙國所嘗握霸權者也。讀史者必知南美洲諸共和國。多爲其統治。及英得加拿大與東海岸十三洲殖民地。西國霸權。忽歸英人之手。未幾有美國崛起而自立。遂脫英國之羈絆矣。然英猶未全失雄勢於西半球也。至去年有委納瑞拉事。英美之間。聲氣齟齬。而不能相平。蓋英之與委。本自相爭競。乃美在外間。忽起而干涉。自屬僭越。美人揚言曰。凡事無大小。係西半球者。則美有宜干涉之權。國務大臣阿利。移公文於英國政府。申明此意。英相沙兒士。勃雷卻之。於是事漸紛紜。文書往復數次。後見美國堅執不動。將以干戈相見。遂不得已降心相下。從美之調停。其爲一大屈辱也。可無論矣。於是英國威信。蕩然掃於西半球矣。雖然。英國猶有未全衰者。卽赫赫之名。亦仍奮也。何也。海上之師。固猶以英爲冠。其艦隊之精銳。無與比倫。依然雄視天下。睥睨八荒。雖以法國之堅甲利兵。不能涉英一葦帶水之海峽。不特此也。雖歐洲至強之國。猶難與之爭勝。乾坤而以兵戎相搆。何則。其海軍之制。以能匹敵歐洲二強國。聯合艦隊爲標準。培養磨鍊。以至今日。比較俄法同盟之艦隊。未見其劣也。毋他施者。嘗於海軍閱歷頗深。據其去年底所計算。英國有一

等戰艦二十四艘而合俄法有一等戰艦十七艘英國二等戰艦十二艘而合俄法十六艘英國三等戰艦十一艘而合俄法則止有二艘耳由是觀之雖各有優劣長短英艦數之過於二國則昭然矣況巡航艦海防艦等之艘數亦凌駕二國之上也若夫德國實其次也豈能與較水師之雄哉英國已有此海軍之強據其天險則可以高枕而臥矣然喬木多悲風天下無一友邦爲之與國故戰戰兢兢益思增廣海軍以爲保護客歲募得國會千八百七十萬鎊本年擬造一等戰艦三艘然英人猶以爲未足如仙得也母士提報論曰宜製作艦隊可匹敵歐洲列國聯合海軍者吾雖未知英人糜莫大國帑造此破滅之具將欲用於何地唯列國怨惡之所集余爲英國悲焉然而英擬造至強之海軍以敵歐洲列國亦不得已也嗚呼孰謂未必因其外交之失哉

今夫英國外交之失姑置勿論請言去年其海軍之所爲不昭然可見乎彼海軍強威懾伏德國而抑壓其窺伺之念者前後二次一爲脫蘭士罰爾一爲善齊拔兩事並在於非洲夫德國擬染指於非洲大陸非一日之故而英亦方銳意吞噬兩國利害不能相容亦所難免也博士哲美森襲脫蘭士罰爾一敗於馬而把邱德皇倉皇致電於脫之總統稱贊頌揚遂擬假道於葡國屬地以爲外援英國赫怒惡德之舉



措有破國交之義。欲與宣戰。急命其強勇無雙之海峽艦隊。更加戰艦數艘。編制飛航艦隊。將待號令一下。則電擊德兵。德國畏懼而止。葡國亦峻拒假途。而德愧無顏色。是豈非堂堂之國。一大恥辱乎。唯德國先動。而蒙汗辱。英國艦隊。未放一彈。而名聲益揚矣。是英國所以懾伏德國之一也。善齊拔國有開立者。弑其王而自立。德國庇護。且隱匿之於領事館。遂藏諸戰艦。將敵英國。英地中海好望角二艦隊。展輪跋浪而來。德卽潛聲。無復能爲。而事乃定矣。意者微英國戰艦先制其機。則危矣哉。勢岌岌乎。未知其何所底止也。是英國所以懾伏德之二也。英雖老矣。然一號令海軍。移調戰艦。則列國側目環視。嗚呼。英國艦隊。雄視天下。今猶昔日。未可謂其威去也。英國海軍之強。已如此。而其逞雄威於陸上之心。則猶有所遏抑。博士哲美森。提輕兵襲脫蘭士。罰爾。惜事不成耳。如其成功。必不遜印度當年。克雷飛希士定等之倫也。至如遠征蘇丹。則成功赫赫。在人耳目。沙兒士勃雷。贊其總督揭者。拿將軍云。比古英雄。亦無遜色。初揭將軍以英兵及埃及兵。編制遠征軍。旣向嵇路府而南下。或入荒磧萬里。絕人煙之境。或涉急流奔湍之溪谷。遂破敵兵。而占領東阿勒。亦是近時之壯圖矣。俄法猜視。聯合爲阻礙之策。而不能遂其意也。則英國能成志於那爾路之上流。亦可以知焉。英國屬土之多。北起於地中海之濱。南至好望角之峯頭。豈非

天下之偉觀乎。嗚呼。天下前古所無之大事。人當未嘗深思之時。已暗中大有轉動矣。德既以干涉非洲之事。兩為英所辱。法又汲汲訂盟於俄。蓋法人性質輕窳。本好狂噪。故雖稱自主共和之國。一旦有拿破崙出。則尊崇之。拿破崙第三世能繼其後。則謳歌之。而遂不覺有綏丹之大敗也。如彼無難也。將軍亦名聲漸起。輕舉妄動。擬雪舊怨於鄰邦。今國內未見有偉人。足附驥尾者。於是俄皇為可尊崇。訂法俄之盟。俄皇之抵法京。國內士女。傾城磨集於巴黎。其所過之地。觀者如山路傍人家樓閣。悉為之長價。一窗之租價。至須一千法郎。合計汽車乘輿。觀兵護衛。宴會觀劇等。及各種費用。則多至千五百萬法郎。而法國究何所得。曰。唯有與俄皇握手。西人相耳。親之禮。唯此握手。法人稱為俄法攻守同盟所存也。如路透電音報曰。其發之於事實。必將不遠也。然吾窺俄法同盟。恐不似外間所稱之強盛。往年法國艦隊。航至俄軍港克鑾石達得。在柯特林島中地當森波得堡之西芬蘭海灣中為屯軍通商要地。俄國船隊亦抵法軍港都隆。亦作土崙。在巴黎東南屬瓦爾省瀕地中海亦屯船艦處。按俄國地中海海軍初創時曾泊都隆。且法允有事時以此口借用。故俄在地中海聲勢漸雄。則法為之也。所謂俄法之盟。實在此時也。以有此同盟在。故遂顯獲其實效。如前年勸德干涉遼東之事。是矣。雖移牒於英國。強議埃及之事。而頗不能奏功。蓋俄本與此無關痛癢。故不致全力於此也。且夫法與俄同盟。其意在假俄援以復讐於德。俄若從其意。則與之南北夾

擊而德國爲墟。是法人所志願也。然俄豈不顧其休戚乎。苟不顧己國之利害而爲法所用。豈俄肯如此之愚哉。抑俄以爲有利於己。則或援助法國。視其無利。則任意所之。獨行其志耳。是俄人之實情也。法人不悟。急欲得俄之歡心。未暇熟慮得失。卽一徇俄人之意。最爲可惑焉。由是觀之。所謂法俄同盟者。不過法人爲爪牙。而俄善嘗其滋味耳。然則縱令法人歡天喜地。亦適足見其愚耳。外務大臣亞耐多。在議院公言。俄法訂約。亦豈足爲多哉。雖今春法國總統親詣俄京。有擬與俄皇結交之說。其所歸極。亦可知耳。

俄法同盟之本色。實在如此。然則德國如何處此同盟。又如何處德奧意三國同盟乎。蓋往年德與法俄兩國。同干涉遼東之事。實爲變例。德決非蔑視德奧意之三國同盟者。故其加盟於遼東之事。蓋爲一時權宜之策。而非欲永久株守也。然則今德與奧意保存舊約無疑耳。英國新報云。該盟已解。德報反駁之曰。舊盟猶儼然存也。吾雖未知烏之雌雄。而能斷言該盟將漸無信。而不必畏憚焉。雖然。其猶存於今。亦爲實事也。且徵諸實際。該盟蓋以千八百八十二年訂結。五年爲期。滿至八十七年。更續期五年。故九十二年爲滿期。前未滿期一年。更訂約爲十二年期。然則其存在乎。今昭昭然矣。雖然。久盟易壞。去年十月。俾斯麥暴露其執政時之秘事。於漢勃那

希立希丹報及奴弗雷伯雷賽報頗傷奧國和好之意而該約之瓦解將在旦夕矣  
 所謂漢勃那希立希丹報者德前相俾斯麥所據以宣其政論者也主筆為呵父盟  
 博士約每禮拜一次必訪俾侯於其家云奴弗雷伯雷賽報者奧國私淑俾侯新報  
 也俾侯暴露外交秘事於漢勃那希立希丹報言自千八百八十四年至九十年德  
 俄之間有守中立之約其款曰二國締盟若有外國攻擊其一國則他一國必守中  
 立之義而不敢動兵夫德已訂德奧意三國之同盟而又竊訂此約於俄國則其於  
 奧意豈非賣與國而何也秘事一旦暴於地球列邦遂多疑德國無復信之者蓋可  
 謂當然矣又奴弗雷伯雷賽報登錄千八百七十五年俄先皇與俾斯麥書畧曰俄  
 國苦無事者二十年於茲秋高馬肥人有髀肉之歎今方擬率兵臨奧之亞尼斯亞  
 貴國其堅守中立乎俾侯不答竊宣之於奧奧有所備俄遂不能構事於奧國然雄  
 心未已於是乎有土耳其之事當此之時俄國唱奧以割讓莫疏里亞希了者覺唯  
 拿故奧不告變於土國而坐觀其蒙難奧既賣其友邦土耳其德亦賣其友邦俄國  
 然德之所以賣俄抑有故焉先是法國欲雪綏丹之恥嘗膽臥薪志氣酷銳德國憂  
 之宰相俾斯麥欲抑制之而謀諸俄俄國不從俾斯麥遂宣俄皇所遺之書於奧國  
 蓋為此也嗚呼詭譎百端列國擠陷至此極矣抑外交之難反覆無常朝友暮敵

笑裏藏劍。宴席有筭。而欲翱翔於此間。豈可不警哉。

西班牙者故國也。當前百年紀。有屬土於印度非洲。又奄有墨西哥。南美洲等。赫赫之威。高於一世。然其政治不善。暴吏收斂。竭蒼生之膏血。於是今歲一屬地離叛。明歲一屬地抗命。而今也。止有弗律賓於東。古巴於西耳。自少皇在位。太后攝政。治功未著。國勢陵夷。漸向末路。故古巴義兵。樹獨立之旗章。其志士仁人。塗鮮血於草野。而不顧者。已二年於茲。西班牙政府。倉皇逡巡。不能鎮服。又弗律賓人民。憤其虐政。執干戈而起者。十萬餘人。東西呼應。將脫其羈勒。西班牙政府處之。未得其法。以韋尼耳將軍爲古巴總督。以代康破斯將軍。將軍頗解文明人。不似舊總督之暴戾。故古巴人士。聞現任總督將至。歡聲滿野。不謂到古巴後。爲所捕虜死者甚衆。其獨立軍總統麥西屋。聞亦陷彼姦計而死。訃音一傳。環球哀歎。美人尤切。其躁狂者。至入駐美之西班牙公使署。奪其旗章而分裂。蹂躪於淤泥之中。連呼曰。宜准古巴獨主。旣而美國代議院議定。認古巴爲獨立交戰國。元老院亦斷當與自主權於古巴。然總統克黎夫倫。及國務卿阿羅爾。所以不敢遽允此等議者。蓋慮美西兩國構爭也。然古巴之事。久結不解。而其政府實無能爲役。則在美國豈得不干涉乎。總統嘗遺書於議院曰。我美豈忍默視古巴之苦情哉。宜臨時協力於西班牙。或獨力勘定其

禍亂也。誠以西班牙政府雖各稱握其主權而勢力式微不能鎮定其亂徒事爭戰而殘民命我美今日豈可不出於萬不得已之途而爲之謀哉。若夫論其方法如何則今未可明言唯願事情如何耳。是美總統所訟言而不敢憚也。於是美國諸洲守土官或爲此而講募集義勇之計矣。此信傳至西班牙舉國震恐士人稍有氣概者亦憤慨焉。總理大臣卡拉把士呼曰我甯與強國開戰必不能任古巴獨立也。西班牙之居苦境可以概見矣。今美國議院自舊臘休會至今意復開會將有何等見地乎。至弗律賓之事亦似古巴該島人士希冀獨立之徒號召十萬以卡美地州爾馬士那委且密二地爲據守根本勢頗猖獗已席捲馬當末士他兒他也馬士亞女昧等諸洲馬尼拉府亦陷於四面重圍之中。西班牙政府新募兵於本國而前後數次調至者將及一萬。然驅寒乞無賴之徒編烏合之衆出臨戰場一聽砲聲則掩耳遁逃至暗中或倒戈而相擊規律之不嚴可知豈能得其用哉。

論孫逸仙事

譯國家學會誌

昨年西十月十一日英京有事關兩國交際者英人咸視爲大驚異之事請概論之曰孫逸仙者中國廣東人嘗業醫入西人之門研究其術者多年矣一旦有不軌之目恐難及其身遂航海至美國客秋更抵英京爲華人所誘拘囚於公署逸仙竊報

諸其友英人某。於是英國總理大臣沙羅士勃雷侯與中國公使交相辨難。逸仙遂得免。夫此一事。實與兩國交際之例。甚有關繫。故余特蒐集當時所聞。可資證據者。以供同好之覽觀焉。曰。明治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英京發電音云。中國醫生孫逸仙者。前與黨人在廣東省。陰謀非常之舉。十月十一日。被中國駐倫敦公署拘禁。英以爲干犯國權。故英京人心大爲奮激。逸仙雖已中華人之計。拘囚公署。防守甚嚴。而竊乘其隙。告諸友人。於是英國偵探人等。防華使送回逸仙於本國。日夜在公署門外。警戒注目。英國總理大臣沙羅士勃雷侯。移文使署。辦論宜解放逸仙事。是日午下。已送還逸仙於英國外務衙門。然見中國公署所發之公文書。頗多秘密。此誠外交上關於國權之要事矣。是當日之大畧也。當時中國捷報。亦於十二月十日及十一日登載此事。倫敦新報云。西十月二十三日。下午五點鐘。孫逸仙已蒙解釋。而爲自由之人矣。蓋沙羅士勃雷侯所執之措置。有以致此也。先是逸仙密友英醫敢地利及其他知交等。具報其事於內務大臣。內務大臣移牒於外務衙門。英相卽送公文於中國使署。直言當釋放逸仙。語多激烈。中國公署得此公文。乃發電於北京政府。往復匆忙。未幾該囚卽被放。茲請詳敘當時情形。蘇格蘭捕廳發偵探人警官等。徹宵警戒公署之四鄰。逾日又有他員輪替看守。無敢或怠。及午前十點鐘後。

公署所聘書記官。麥家理來署。各人問時。明言孫逸仙現被拘留。而不說其原由。午下三點半鐘。出署門而往外務衙門。會此時該衙門已出告示。言沙羅士勃雷侯既移牒於中國公署。辨論當釋放囚事。或質諸麥家理。並問其如何歸宿。麥對曰。該囚人自應被釋放。至於中國利權。則可不煩論及也。四點半鐘。蘇格蘭警官也委士。與外務衙門一官吏。同至中國公署。書記官麥家理出見二人。接受公文書。二人遂拉逸仙自公署後門而出。直上馬車。又與醫生敢地利。同向蘇格蘭也多馳驅而去。乃在該廳作此事本末記。記成。乃遂還寓。或質疑於外務衙門云。該囚移於英國政府所管。即視同再逮捕者乎。曰。此事本非有他意。英國交涉之旨。在欲釋放該囚。故今乃成其志也。又據路透訪事所報。初沙羅士勃雷侯知中公使拘孫逸仙於署內。移牒直言。當釋放該囚。而中國公使唯諾。猶且謂利權在己。英國官員以為公署濫用特權。是創不法之事。則不能須臾忍視也。又有某新報記者。訪孫逸仙。逸仙善操英語。告之曰。或謂余任意進中國公署者。此非實事。當時余逍遙公署左近之處。會有余同國人來問曰。汝中人乎。抑日人乎。余對曰。中人也。其人又問余鄉貫。曰廣東。其人從容謂余曰。然則與余實同國矣。同行數步。忽有一中人至。不知其自何方而來。今始思之。殆由被拘之館舍而來者。然當時余未知彼館為中



國公署也。既而又有一人來同行徐步。至公署之前。初所來之二人請余入館內。余未暇答之。突然牽余入門內。急閉鎖戶。扉強余羈押於樓。至四層之上。幽閉一室。未幾有一英人手撚白髭而來。問中人呼曰。麥家理。謂余曰。此地亦爲汝中國所管有。余未解其何意。其人從容而坐。問余爲孫逸仙乎。余曰。然。其人又告余曰。中國駐美公使昨致電音。稱孫逸仙者。搭輪船馬亦隻古而至英京。又諭余曰。更將汝事具報中國外務衙門。汝在此十八點鐘時。當待回音也。言畢卽去。後聞門外有聲如施鎖鑰於戶扉。至明日。前在途上初相遇之人來曰。昨日捕汝爲公事。實不得已。然今日來者欲敘友誼也。又曰。汝可白其本名。今不能復改之。汝事已決矣。余答之曰。得生乎。抑死乎。必有定見。請爲余言。彼等欲何爲。且言彼等如欲得余於英政府。想必不能也。其人曰。固然。余等亦斷不欲學此迂遠之策。唯制縛汝身。封鎖汝口。密乘深夜。押送汝於所僱船中耳。館人麥家理本與母令輪船公司相善。故押送汝回。應用其輪船也。余聞此言。頗爲驚悚。其人又言。余等若有阻礙。不能密送汝於本國。則應於此處殺汝。何則。此處亦實中國也。逸仙所語。某新報記者如此。逸仙又語人曰。初爲所囚。毫無脫身之策。又不能使外間親友聞知此事。余心苦悶。莫可名言。食不下咽。寢不能眠。已數日矣。或訪孫逸仙問曰。聞在獄中時。自作謝罪狀。呈公署中人。果有

此乎。曰。請言當時實情。初余見幽於一室也。未幾昨途上相逢之人入室向余勸告曰。汝欲復見白日。則須致恭順之意。即宜作本末記。言汝身實係良民。未嘗有與隱謀事。並自表其實係良民而無罪。故敢來公署。余方在苦悶之境。無一人知之。故竟不悟此本末記。日後即為自來公署之左證。唯妄思為萬一脫免之法。遂倉皇從其言耳。然至今則確為左證。而藏之公署也。

未完

幣制論

譯東京日日報西二月廿三日

古今東西各國欲更革幣制者甚眾矣。其在金幣國則不堪金本位之多弊而更革幣制之論興。欲濟以金銀兩本位制。其在金銀兩本位國則為兩本位之多損失。故欲以金為單行本位而免其厄。論者亦分其流派較量二者之利害。各不相下。顧金銀幣制之得失利害。互有長短。雜然混淆。不可方物焉。縱各國任意更革幣制。又使論者相辨難。講究至百年。亦安能定其美善之歸哉。抑貨幣者。猶尺度耳。非通天下萬國一其標準。則其用必不得完也。及人文進步。四方交通。日盛一日。貨幣之用。至普徧於環球。而其性質亦將漸彰明也。然則今日宇內萬國幣制。不可不出於畫一之途。固無論矣。今夫金幣國病於金。銀幣國苦於銀。金銀兩幣國厭兩幣。本非用金用銀與合用金銀兩物之罪也。而其病根實在萬國幣制不一也。世局紛紛。不察其

病所由來。徒觀一時情形。以立是非之論。雖千更幣制。百重論難。將何所得哉。日本國以明治四年。制定貨幣條例。立金幣本位之制。又別鑄圓銀。流行各公。開埠頭。及明治十一年。發布告第十二號。以銀幣爲國中常用之幣。而日國之法度。遂爲金銀兩本位制矣。先是明治九年。發布告第二十七號。定金銀幣比例率。爲金一銀十六強。而金之真價。漸有騰貴。及明治十七年。發布告第十八號。兌換銀行券條例。定爲兌換券。能交換銀幣之制度。明治十八年。更發布告第十四號。定政府所發行之紙幣。將漸漸交換銀幣。考其實際。蓋又改爲行銀幣本位制矣。嗚呼。維新以來。僅三十年而已。然三更貨幣本位。豈不頻繁乎。論者動輒謂我國幣制。所損者寡。而所益者多。近年以來。金銀差異甚遠。歐洲諸國。皆鮮不陷困厄者。然我國爲銀幣賤落。故得莫大之利。以長進貿易之興盛於其間。蓋由我爲銀幣國故也。近時松方內閣。將改幣制。而爲金幣本位制議。夫幣制者。國運民命所繫。內之則爲國家之命脈。外之則爲萬國所關繫。豈容爲區區事情。而更革之哉。昔者法皇非之路伯兒。爲處理國債。故更革幣制。以苦其民於塗炭。於是國民怨望。呼法皇曰鑄錢奴。詩人壇的作地獄詩曰。彼應爲野豬死。松方內閣欲更革幣制。豈亦不類於此乎。然吾亦非以更革幣制爲非也。雖吾亦實知今所行之幣制。日間必當更革。今宇內強國。多爲金

幣本位制雖間有行兩本位制國。而有將漸變金本位制之風。夫與我邦貿易交通之國。行金幣本位制者。十之七矣。則更革今日之幣制。與此等諸國同其法度。實爲進境之一端也。

英報論中俄大勢

譯國民新報 西二月廿三日

英國周報論中俄大勢云。昨聞俄國得於有事之日。據用旅順口大連灣膠州灣等之權於中國。久在疑似之間。論者亦似以爲可信之事。西伯利亞鐵路未成。俄國經營亦未爲全備。而訂此條約。以招日本憤恚。實非俄國之得策也。且索還遼東之役。其干涉者。不獨俄國。法德亦實與有功。卽英亦爲中國保護揚子江岸一帶地矣。然則此等諸國。豈默許俄獨收其利哉。故去歲二月。始有膠州灣將歸俄手之說。外人卽論云。當訂爲公開之港。何則。山東省公開埠頭。唯有一煙台耳。然地勢峻險。與內地隔絕。距省中都會之地。頗遠。故貿易之利甚鮮。膠州灣雖淺而頗廣。且無風浪之險。況濟南府在指臂之間。交通貿易之利甚饒。則以此灣爲公開埠頭。實其宜也。至於俄國亞細亞鐵路之舉。吾不敢過責俄。亦不服深警中國。唯吾人見俄之貧弱。猶且能爲此舉。豈不當知所自戒乎。噫。彼俄國築鐵路五千英里。在荒磧未見利之地。而英則稱印度加拉地鐵路。一千英里。無大利。將停止其興築。抑何心也。亦可以

自省矣。

俄國不欲分割土耳其

譯國民新報西二月二十日

紐克提報登錄俄京來函云。俄必不允列邦自命為土國債主。分割其土地。何則。俄國既使土耳其展期百年。以清辦其償款。且又與以特典。而准一年折辦三千萬留。然則如彼法國。亦斷不能棄俄國交情。而徇其私也。

俄皇不悅

譯時事報西二月廿八日

昨聞俄皇患病。有將置攝政之議。然據宮內大臣拿燒歌福所言。殆異。謂皇未嘗有病。日日親裁政務。又善徜徉以養其身矣。德國新報載俄京來信云。俄皇邇來稍憔悴。蓋為實事。其登極之後。宮中排擠之風。依然不改。企圖非望者。接踵而出。俄皇瞬息意不甚安。且近時財務大臣委多。擬更改幣制。而有所爭於守舊進步兩黨之間。將以為奪政權之具。往日開樞密會議。俄皇親臨。見兩黨論議不相下。遂不可底止。俄皇難裁斷其是非。自不堪惱恨。以手掩面曰。事皆一任卿等之意。朕不復與聞也。

美法將訂條約

譯國民報西二月廿一日

法見英美訂調停條約。意甚偉之。有欲倣效之意。將待其機會漸好。而訂同約於英

美二國也。上月十三法京訪事所報如此。

英美訂約

譯國民報西二月廿一日

倫敦苦路尼克兒報館在美華盛頓訪事人來函云。俄見英美訂調停條約。意頗不安。使其駐美公使割者描。質問美政府。推究其何故訂此約。美國大臣阿兒你氏答。辨明析。頗折俄問。蓋美親近於英國。為當然之理。意者阿兒你氏。所以不敢結俄而結英。蓋出於自然也。俄國欲親暱於美。由來甚久矣。其意固深忌英國之強也。然則為俄國者。百方規畫。欲使美元老院不批准該約也。無疑矣。

英儒譏政府籌東洋策

譯東京日日報西二月廿四日

英國名士維兒金遜氏作俄國勢力論。登載國民報。論及日英俄之關係。駁英國政府失策於中日講和之際云。英國若假一臂於日本。使日本得樹勢力於朝鮮。又永有海軍根據之地於勃海中。則俄失南下之道。而欲跋扈跳踉於北方太平洋上。如今日。豈可得哉。何則。俄國陸軍。本不能橫行東方。亞洲之大陸。使其攻襲日本。則日本陸軍之強。固足擊退俄軍也。況英國海軍。若假一臂於日本。則俄必不能由海路運援兵也。使英國政府。早知此中之關係。則一面調停中日和議。又一面保護日本之地位。其所著績。豈淺鮮哉。英國政府。若一執至強之方。以臨俄法。俄法同盟。豈足

爲懼。苟如是。則外交之上。可乘之機會。不一而足。定能排斥俄國勢力於東方。亞細亞之表也。昭昭明矣。英國所策。不出此途。於是俄更得援助於德國。以增多其勢力。而至卓然崛起於東洋。嗚呼。我英國失墜昔日之威勢。原非鮮渺。遂至使日本知英國無能作爲。又併不能確保已國民之利益焉。不誠可歎哉。

### 德皇政策

譯東京日日報 西二月  
念三日

德開國會時。宰相必招宴議員。爲俾斯麥爲相時之例。現任宰相亦依例。以客歲十二月。招宴國會議員等於官邸。德皇亦臨幸焉。記往時俾斯麥爲相時。有議員溫多呵羅士多者。爲具埃兒地名所選舉。其人論政治。實與俾斯麥異趣。不啻讐敵。而宴會時。則和氣藹然。談笑於尊俎之間。世人至今。猶歎稱兩人雅量。今次宴席。頗少與列者。然雖盛觀不及前時。而德皇與客語漢堡同盟罷工一事。頗有可觀。抑漢堡同盟罷工者。謂客秋德國勞工等。同訂盟約而罷工也。當是之時。在英及外國勞工等。咸爲張其聲援。或送給金錢。於是勞工勢力。逐日有加。德國工業。將有減色。有欲調停之者。與贊本家商議。贊本家有所顧戀。決意斥之。不肯退讓一步。更募集勞工於遠方。於是同盟等勢力不敵。不能如其初願。事遂中止。德皇於宴會席上。語當時之事。云。彼贊本家。不爲同盟罷工之勞工所熒惑。悍然不願以相抵抗。實與我意相合。如

此則足以制勞工之輕躁罷業把持市面而勞工等之幸福亦在其中矣。據德皇之言。觀前六年德國政策亦足以窺懷抱社會主義者之政策。千八百九十年二月四日。德皇勅當時宰相曰。列國方擬稽查勞工等。欲為聯合萬國訂同盟之情形。朕所確信也。故朕將使我國代理人即公使也先諮英法比瑞諸國政府。以處此等勞工。以與諸國一律。其憂念勞工也如此。今觀其宴會時所言。則似以贊本家時強而抑勞工之同盟罷工。視為好手段。然則前六年德皇為勞工憂念。豈非偽乎。抑一片好意。今已煙散霧消乎。忖德皇之意。應不如此也。竊思德皇為勞工憂念。欲長進其地步。仍如昔日也。唯恐無智之勞工等。為社會黨所誘惑煽動。故甯袒贊本家而抑勞工等耳。然此政策。果能得其至當乎。似當稽諸異日焉。

朝鮮國王還宮

譯國民新報 西二月廿三日

朝鮮國王淹留俄國公使署。不還者既年餘矣。國民希望不已。然仍未驟還。今果得還宮。該國人民喜可知也。此舉本出於日本之意。然日人不喜干涉朝鮮內政。故與美國政府議。美政府遂謀於俄國政府。俄政府降詔諭於駐漢城公使委北兒。於是朝鮮大臣李完用李允用炳徐關等。會議於俄署內。國王遂還宮。事在前數日也。



養生之要乎飲食尙矣。問考名醫著述，有與六旬以外最宜者，反本而已。反本者，反乎上古人之所食也。上古之人，嗜食鮮果果仁，肉與蔬菜，其後起者也。橙橘蘋果肥果葡萄香蕉，以及番茄之屬，凡果之熟而甘者，少淡氣，少土質鹽質，果仁如杏仁榛子胡桃等，皆極滋補，能發體內元陽。若魚與雞子，乳與酥酪等，則僅供盤飧之選而已。其次若乳酪之渣，與家禽之屬，則聊備一格，非上選也。餅餌之乾者，較果肉難化，且易膠塞，致食腸乾燥，故多食烤焦饅首，恆致虛弱，因乾硬之物，經腹中熱氣，先成膠料，俟胃火變為格羅考司。甜果與蜂蜜內之糖料始易消化。茶酒咖啡大麥水與濃烈之酒，不過感動腦氣，縱能滋補，亦極微細，故以少飲為宜。無已，惟飲乳較佳。然食時徐為咀嚼，則津液自生，雖廢飲可也。惟食果者，兼可代飲。米麥乾餌，類皆燥血，得果中所吸天然清露，以調劑之，則血清而腸潤，宜其為上選也。麵食者，燥血而蔬食者，又難以養生，必戒絕乾餌。少食米麵，每食必以鮮果果仁為君。旁及羔犢，與一切穉幼畜肉。幼穉則少土質鹽質而後能收滋養之全功。宜發本體元陽之妙用也。脫令鮮果不能常得，則以熱水浸潤果乾，使復其初而食之，亦佳。俗喜食麩麵，不托雖難消化，而能磨去胃中之垢，亦有可取。至論糖料，果汁所結者，一至胃之上層，即化而甘蔗莧菜黍米

蘿蔔所成者。必須經胃之內層。始能消化。又鹽與椒類。凡辛熱之品。皆為震盪血脈之用。調養適宜者。不用為貴。聞之居法。一生取法於猿猴。不血食亦不穀食。專食果與果仁。其時講動物學者甚避之。以為人固果食之動物也。醫博士愛汝司所著延年益壽編。見第五年格致彙編。化分食物。究其利害。列表二十餘紙。土質鹽質。以果肉果仁為最少。畜類之肉次之。蔬菜又次之。五穀荳屬為最多。果中無含養氣之蛋白質。一名膠質。與微絲質。此質結聚人且多半含有酸質。如檸檬酸。蘋果酸。葡萄酸等。此酸能消膠質與微絲質能使血不重濁。而助消化。凡人年愈老。迴血管之功用愈衰。血不重濁。則暢行無礙。周回更捷。兼能涼血。不使血之熱度。與天氣懸殊。遇冷畏縮。而養氣與有益之料。耗散自少。米飯亦易消化。但含土質鹽質亦多。果品非但至胃即化。而所含滋養之料。多半至胃即化入血內。非如五穀之餅餌。必歷胃之上中下三層。始能將養料化入血內。故養生家以食果品瘦肉為最宜。空腹切勿過勞。凡事量力而行。莫傷筋骨。居常多備汽水。蒸白水為汽。而收其露。為飲喉烹調之用。沙漏所漑之雨水。雖不甚清潔。亦佳。礦水頗貴。惟葡萄功用酷似之。歷驗不爽。而葡萄尤能滋補培精血。生津液。平肝益腎。寬腸利氣。且燐酸極多。利於補腦。腦氣流行。則肢體靈動。其糖料入胃即化於血內。膏料又能生胃汁。助胃消化。食蔬之人。每喜葡萄。此其證也。其他助火之品。雖助消化。不如使胃火常足。而無藉乎此。尤為養生上策。

揚子江籌防芻議

并序

光緒二十二年三月

德國雷諾原稿  
江蘇張永燧譯述

竊游擊於華歷上年臘月間奉大帥委勘吳淞至金陵一帶江防屬摠管見竊維定大計者宜策萬全而集衆長者貴衷一是大帥盡忠謀國虛己以攬四海之才西人士之願効微長伏轅獻策者當難僂指乃猶不遺微末遠採芻蕘所謂求是而求全者淵衷若揭游擊荷此知遇感激曷勝故開勘雖祇浹旬卻無處不悉心審察並就數十年之學問閱歷斟酌利害飢縷上陳又重託華友之真能闡譯此件者詳爲譯漢以期無負垂青庶仰佐偉烈豐功於萬一燭龍所照必能於衆議紛陳之下鑑別苦心茲謹將管見釐爲八篇呈備採擇焉

一揚子江行船事宜並防務要畧

籌防之道首察其地有何關繫是否值得設防如應設防則第一要義在審察此地之有利有妨於主客之處必確必詳而後議防乃有把握按揚子江下游控東南數省富庶之區西帶荆楚其兩岸支分河道四通八達多係名城大邑而運河且北達京師則揚子江之不得不設防也可知於是應察其有利有妨於主客之處首須查明行船攸關事宜如江水深闊若何潮汐沙淺若何藉知敵來以何等大小之艦何時能到何處大約如何下手攻打乃能議我設防之法查自海口入江直至金陵以上約一百華里爲止雖極大之

鐵甲船幾於長年能行。惟鎮江焦山旁約於華歷臘月正月間。有時水可較淺。則極大之甲艦不能駛過。然喫水至英度二十一尺半者。尙能行駛。至春夏水大之時。則極大之甲艦竟能達至漢口。然則長江之便於敵者。已不爲小矣。今議設防以爲鎖鑰。應在何處。夫設防於江面窄處。自較闊處迥易。控扼江身。上游窄於下游。然使在上游設防。顯有四弊。一。下游無防。則下游之江面。猶海面耳。不但下游兩岸之城邑。憑何保障。且此江面既與敵共。則我能到。寇亦能到。倘我欲將戰艦在江內會齊。以圖衝出擊敵。敵艦必來攻擾。致我水師在下游無立足地。且萬一我艦在海面爲敵所敗。避入江內。敵艦自必追蹤而入。是我艦並無主軍之利矣。一。敵到下游江面。只須專備敵我兵艦。而兩岸無所用其顧慮。是爲彼少樹一敵矣。一。敵可就江邊擇取城鎮立足。設立餉械棧房。而藉江道爲運路。且彼既得江。卽得支河。可由各河道向南向北進攻。按中國陸路大都崎嶇。不及河道之便。故河道甚關緊要。萬不可入於敵手也。一。敵艦只須在江面游弋。便可阻撓我南北之徵調轉運。並擾商務行旅。有此四弊。則江防自須設在下游。此則早在智珠明照之中。如吳淞江陰圖山關鎮江等處。早經大帥布置周詳。已得要領。茲游擊承命察開吳淞至金陵形勢。並沿江現有之砲臺。荷茲重任。敢不盡心。爰就臆見細察此線內。何處應設砲臺。而何處可以無需。其應需之處。現在已有之臺。是否合於用處。或應更改。是否

力量已足。或應加厚。且各砲於各該臺之用處。是否相宜。因而照新法上策。粗擬條陳。而以兩端爲主意。一臺防之固。縱強國最勁之艦隊來攻。不能攻破。二臺防之力量。須足燬強國最勁之艦隊。照此命意。則非造零星小臺所能濟事。而須建大防。按一小臺之火力。總不逮敵艦一偏隊之火力。被攻卽燬。一臺被燬。次臺之覆轍依然。猶之於艦隊內。先遣一船攻臺。自然易被擊沈。以後陸續每遣一船。總至十次。靡一不循其覆轍。自不如將各艦聚爲一隊。往攻之爲得計。無他。分則弱。合則強。水陸一理也。然大防需費甚鉅。應籌一至省而無隙之計。則大防宜盡善而不多。又每一防之全局。須緊湊而不可鬆散。須使全防之火力。能合擊一點。能彼此相助。又易爲一總統之號令所賅。則力量自厚。能敗敵而敵不能乘。若全局布置鬆散。則雖曰大防。實與零星小臺同弊矣。至設防之首義。自在於善選設防之地。而尤宜注意者。設使擇得兩地。一倚城而一離城較遠。倘此防無必須貼城之要。故則須取較遠之地。因使臺堡倚城。則一朝有戰。此城已予敵以應得轟擊之理。而城市全冒敵火。商民受殃。所喪甚鉅。若設防於離城較遠之地。但使擇地合宜。則城雖無防。而自己被衛。且池魚之殃及無虞矣。又每擇一地設防。須審察該地之下游。有無敵人可以登岸之處。而以其鎗隊輕砲隊。由陸繞攻我臺背而。却使其艦隊同時在前面盡力轟擊。以成夾攻之勢。此亦擇地時卽須究心者也。另有一事。似屬可慮。而實無

須深慮者。照中國與外國所訂之和約。各國兵艦。平時准其駛入長江。深恐或有一國包藏禍心。先將兵艦若干艘。駛往長江上游。而後開釁宣戰。則彼艦未施一彈。而已渡越我極固之臺防。爲患心腹。更以其海面之艦隊進攻。以成內外夾攻之勢。豈不可危。則臺防之上首。即向上游處似亦應與前面。即向下游處一般周密。以保萬全。曰否。此特未深思之耳。今先試問兩事。一彼預將兵艦駛入長江。意欲何爲。一彼果何所能爲。若泛言之。必曰彼所欲爲而能爲者。厥有四端。一與其海面之艦隊。由水道裏外夾攻。一彼在江岸登陸。攻我臺背。而亦與其外面之艦隊夾攻。一彼或由江邊登岸。或由河道進取我城邑。以圖立足。而再規進步。則不但南通富庶之區。且北上可達京師。其害不淺。一彼只須在江面游弋。阻撓我運道商務行旅。我之受累已無窮。此四者。似屬可慮。而實則大有不然者。按凡進兵之道。首重兩事。一曰退路。一曰運道。而兩者實卽一事。無此則便爲危地絕地。又兵家所最忌者。係全軍被敵截成兩截。故使我無合法而可恃之防。則敵艦不但敢深入。且得自在逍遙。一有合法而可恃之防。則斷無人敢分艦輕蹈危地。總之彼越我一防而入內。須卽能奪佔此防。而與外艦聯絡。方得生路。苟無此把握。則便死多生少。今姑以所言四慮。分別駁之。一慮水道內外夾攻。夫彼入江之艦。倘駛至第二道江防以上。自斷不能與外艦合攻我防。倘在我第一第二道江防之間。似可與外艦合攻矣。而實則不

能接凡謀合攻須彼此消息聯絡彼此關照動手方能奏效今有我臺防隔之聲息不通縱使內外夾攻定必參差失機況我臺防甚堅其已入江之艦由水道來攻自須距我臺防較近則其彈力方能奏效我一聞開釁而知彼有兵艦在江須於上游距臺較遠之處卽彼艦彈力不能損我臺防之處如法布置水雷並置磚石於民船而鑿沈之以阻水道若恐彼艦來擾我工但須以我臺之砲火衛之自能竣事於是彼艦爲水雷及沈船所阻距我臺防頗遠其彈火自不能奏功且其退出之路艱險更甚若欲除去水雷與沈船而後近攻則燬除之工較諸安放之工奚啻倍蓰彼若停泊動工我正可將各砲會齊猛擊不但能阻彼之工且其艦不消幾時自必被我擊燬按臺艦相距雖同此遠然艦堅自遠不及臺堅且船砲遠不逮岸砲功效之穩故船砲雖因此遠而不能損臺而臺砲已優足燬破之矣是彼於水道之必不能夾攻也可知矣乃慮彼登陸繞攻我臺防之背夫凡合法之防其於衛已制敵之事必面面布置堅妥且試問彼艦之兵士若干所帶子藥煤糧若干不但子藥煤糧不久自盡並無接濟且其兵船被傷亦無處修理又其能戰之兵弁經此攻戰日漸見少亦從何添補生力按此厄卽其海面之兵艦亦尙有之因使欲添補練成能戰之兵弁須仰資於數萬里之外故客軍之視一兵較主軍之視什伯尤爲珍惜而況於入江隔絕之兵艦乎然則彼縱登陸而攻我臺背臺堅不破勢必曠日持久而

彼已自斃。徒將兵艦饋我而已。至此外兩慮。或旁竄內地進攻。或在江面游弋。阻撓我運道。商務行旅。自然更可無慮。因彼無接濟。上文已詳言之。而我臺防內所儲之子藥糧餉等項。較彼艦所儲者。奚啻十倍。況本土之接濟。自必易圖。然則誰生誰死。不卜可知矣。再者。彼入江之艦。倘為數甚少。更不足濟事。倘為數較多。則其海面之艦隊。變弱而內外均不足濟事。其欲在江內為腹心之患。而萬一可希冀得手者。只有一策。係將其兵艦全隊於平時入江。駛往上游。然後開釁宣戰。而以其全力。從上游下攻。或圖旁竄。然雖如此。而上文所言危地之各害。彼仍全有之。所較勝者。力加厚耳。然我臺之布置。本係面面堅妥。況我於此全無外患之顧慮。是彼之勝算。不過萬分之一。若不勝。即全軍盡覆。夫以萬萬金之艦隊。精練之全軍。深入危地。作孤注之一擲。而圖萬一之僥倖。恐無國肯出此也。然則臺防之上首。即向上游處斷不至受如法之真攻。故每一全防於衛。已制敵之事。固須面面布置堅妥。又須有臺若干座。配用異常神效之砲。並使其能徧擊上下游江面。又須使各該臺。永不能傷破。俾敵艦縱於平時。駛往上游。或於戰時竄往上游。均可無慮。如此布置已足。正不必將臺防之上首。即向下游處與其下首。一般布置。使一防有兩箇正面。而糜可省之鉅貲也。

一七 妄議沿江現在防務情形



竊聞去年有南洋募用之德將兩員亦奉大帥檄委察勘吳淞至金陵一帶江防形勢則各臺各節細情想該德員早經陳說故今游擊不再繁贅而但就其利弊之要端上陳大概按現有之各臺皆係昔年所建就當時法式而論固多美善之工惟今砲法大進故以禦今日之火攻卻嫌不足至所選建臺之地大都甚爲合宜而得要旨殊深欽佩且無論各臺情形若何靡不管理盡善故無損壞再有數處新臺之管理砲位操練砲兵事宜差可爲法至砲之位置每見有甚高者原其命意蓋欲得遠矚徧擊之利此意固屬甚是惟須位置不太高俾實能盡遠到之功乃妙然高縱合度尙有一極要之事不可忽忘者蓋我砲及子藥庫兵房等處均須有妥護否則恐我砲尙未及奏效而已被敵火擊成無用矣有如吳淞砲臺及江陰有數處如遇戰事卽不能免此患總之如欲禦今日新法之猛攻則我之砲位及子藥庫兵房均須有盡善之蔽護乃能保至苦戰之終而無恙否則恐到緊急時正賴利器而已被燬無用矣所謂妥護者砲臺前面或作極厚之土牆或用勃勃通係由塞門得土及沙石合成另詳下文而子藥庫與兵房之頂蓋須用勃通或石爲之並須極厚而作穹形至砲位之蔽護或四圍及頂上均用鋼鐵等甲周護或但於前面用鋼擋牌使不爲敵彈之濺塊飛子所傷此應各視其地位而定伏查獅子林圖山關鎮江有數處新臺其前面土牆之厚差可稱足而論子藥庫兵房之頂蓋則自吳淞至鎮江各臺均嫌薄

弱。總之各該處砲臺之弊。大致與北洋砲臺之弊相同。屈計之有十二弊。一每一臺之全局布置。往往過於鬆散而不緊湊。尤嫌太深。適成爲敵彈極易中之大靶。蓋使敵彈不中臺身之前段。必中後段。可無一彈落空也。卽如吳淞砲臺。並焦山等處可見。二砲臺及臺牆均太高。其尤甚者。有臺若干座。於居中處作一塔形之高牆。內置大砲。俾敵早能於遠處瞭見。測擊。卽如吳淞砲臺。並江陰對岸等處可見。三臺牆及牆上之邊護牆。大都太薄。彈來輒易洞穿。一如無護。四兵房子藥庫頂上。及前面之蓋護。均嫌不足。且有多處頂上。只蓋木條。木條上蓋土。頗薄。殊不穩固。五子藥庫位置失宜。遇戰適當敵火。六由子藥庫遞送子藥至砲位之路。或不便捷。或雖稱便捷。而並無合法之蔽護。致戰時必冒敵火之險。七臺內砲不能擊及臺前之地面。並不能及濠溝之內。且有臺若干座。並不能擊及本臺之後面。八臺後進臺之路。往往適當敵人巡擊之火綫。故戰時此路適被敵火所蓋。九有多臺前後而毫無阻敵衝突之法。而尤甚者。爲臺後。倘敵從後面來攻。易爲奪佔。有如合法之濠。並於濠內貯水。或盤鋼絲之類。皆阻敵衝突之法也。十有臺若干座。皆背靠石壁。此大失計。因凡敵人測擊該臺之彈。而失諸過高者。本已落空。今則適中石壁。而挾其激碎之石片。回擊該臺。雨濺風飛。爲害甚厲。如江陰圖山關鎮。江焦山等處砲臺。均不免此弊也。十一各處砲臺。每飾顏色。致與四圍地面異色。有如

中西文合璧表  
凡已見前期表  
內者不再列入

希美尼紫	<i>Chemnitz</i>	海替	<i>Haiti</i>
木納甘	<i>Monaghan</i>	調里爾門	<i>Creelman</i>
昂布爾	<i>Hamburg</i>	開諾乏斯	<i>Canovas</i>
伯亞門	<i>Bremen</i>	洛裴瑞甫	<i>Lobanoff</i>
斯德丁	<i>Stettin</i>	莫斯科	<i>Moscow</i>
格勞伯	<i>Gros</i>	惠碑	<i>Waerber</i>
拉希爾乃	<i>Lagrèné</i>	邁雷	<i>Mary</i>
賓得漢爾蘭	<i>De Montmorand</i>	哀特約溜	<i>Edgerly</i>
班脫諾脫	<i>Patenstre</i>	不律登	<i>Britan</i>
基雷	<i>Keiley</i>	蒿夕斯	<i>Hodges</i>
裴牙特	<i>Bayard</i>	雪特馬	<i>Scidmore</i>
開而騰克	<i>Kalnoky</i>	滑爾脫	<i>Walter</i>
施威文	<i>Stevens</i>	蒿兒	<i>Hall</i>
栗雷薩格托尼	<i>Liliuokalani</i>	川訟	<i>Curzon</i>
刺普鐸勿斯道伯	<i>Krugersdorf</i>	干透勃雷	<i>Canterbury</i>
局海乃斯勃	<i>Johannesburg</i>		

中西文合璧表

附校勘記 本館十九期報內所載公議中國銀行大概章程係據初稿錄入今定章已印出以校前報所登者畧有一二異同茲爲更正於下 第八條之末初稿作奉准後議請奏定今定章作應俟盛大臣咨商戶部再由各總董會議請奏咨定奪 第九條卽爲餘利下定章作應由總董股東公議先酌提公積若干及分給總分各行董事人等酬勞若干其餘按十成分計以八成分給股東以二成報効國家藉答國家專准本銀行行銀票鑄銀錢存放官本滙兌公款及一切保護維持之利益至公積俟提至五百萬兩應否停止屆時再由總董酌議辦理與初稿全殊 第十五條衆所交推下定章尙有仍照西例分取薦保單存庫十一字初稿無 又篇末諸總董姓氏定章內尙有葉成忠陳猷嚴潔病假派其代理二人初稿無之其初稿內列名之鄒凌瀚因家中有事遂自行告辭并將照會等繳回故定章內亦未列名并爲附志以昭核實

出售代數通藝錄 是書爲陽湖方子可禮所撰算法理至深蹟雖出以淺語學者每致望洋西法漸興蹊徑特異要其公理不能懸絕是編畧如屈氏九數通考之意而精深過之初學尋繹漸進不難立臻上乘近今各書或互立門戶或繁簡失宜未有如此書之適用者也茲代付石印以便學者每本取值壹圓概由本館及外埠代派處出售如有翻印私售者立即稟官懲治幸勿自誤